

諭僚屬文

宋 浦城真德秀景元著

潭州諭同官咨目

某猥以庸虛謬當闡寄朝夕怵惕思所以仰答朝廷之
恩俯慰士民之望惟賴官僚叶心同力庶免有濟區區
輒有所懷敢以布于左右蓋聞爲政之本風化是先潭
之爲俗素以淳古稱比者經其田里見其民朴且愿猶
有近古氣象則知昔人所稱良不爲過今欲因其本俗
迪之于善已爲文諭告俾興孝悌之行而厚宗族鄰里

之恩不幸有過許之自新而毋狃于故習若夫推此意而達之民則令佐之責也繼今邑民以事至官者願不憚其煩而諄曉之感之以至誠持之以悠久必有油然而興起者若民間有孝行純至友愛著聞與夫協和親族調濟鄉閭為眾所推者請采訪其實以上于州當與優加褒勸其詳見于荀文至于聽訟之際尤當以正名分厚風俗為主昔密學陳公襄為仙居宰教民以父義母慈兄友弟恭而人化服焉古今之民同一天性豈有可行于昔而不可行于今惟毋以薄待其民民將不忍以薄自

待矣此某之所望于同僚者也然而正己之道未至愛人之意不孚則雖有教告而民未必從故某願與同僚各以四事自勉而為民去其十害何謂四事曰律己以

廉凡名士夫者萬分廉潔止是小善一點貪奸便為大惡不廉之吏如蒙不潔雖有他美莫能自贖政以此

為四事之首撫民以仁為政者當體天地生物之心有一毫之慘刻即非仁也有一毫之忿戾亦

非仁也存心以公傳曰公生明私意一萌則是非泣事以

勤是也當官者一日不勤下必有受其弊者古之聖賢猶且日昃不食坐以待旦况其餘乎今之世有

勤于吏事者反以鄙俗目之而詩酒遊宴則謂之風流嫺雅此政之所以多疵民之所以受其害也不可不戒

何謂十害曰斷獄不公獄者民之大命聽訟不審實有

學海類編 卷一 諭僚屬文 二

虛聽之不審則實者反虛
 虛者反實矣其可苟哉
 淹延囚繫一夫在囚舉室廢
 如歲其可慘酷用刑之體膚也何忍以慘酷加之乎
 久淹乎所以喜怒用刑甚者或以關節用刑殊不思刑
 為吏者好所以代天糾罪豈官吏逞忿行私者乎不可
 者國之典所以代天糾罪豈官吏逞忿行私者乎不可
 不汎濫追呼之費貧者不免舉債甚者至于破家其可
 汎濫招引告訐告訐何可勾引今官司有受人實封狀與
 乎榜召人告首陰私罪重疊催稅稅出下田一歲一收
 出榜係非法不可為也
 犯皆係非法不可為也
 有稅而不輸此民戶之罪也已輸而復責以輸是誰之
 罪也今之州縣蓋有已納而鈔不給或鈔雖給而籍不
 鎖再追至官呈鈔乃免不勝其擾矣甚者有鈔不理必
 重納而後已破家蕩產鬻妻賣子往往由之有仁心者
 豈忍科罰取財今民間有二稅合輸之外一毫不當妄取
 為此科罰取財今縣道有行科罰之政與夫非法科斂

者皆民之深害
 也
 不可不革
 縱吏下鄉鄉村小民畏吏如虎縱吏下
 鄉猶縱虎出押也弓手土兵
 尤當禁戢自非捕
 盜皆不可差出
 低價買物是也物同則價同豈有公
 謂市令司者又有所謂行戶者每官司數買親市直
 率減十之二三或不即還甚至白著民戶何以堪此某
 之區區其於四事敢不加勉同僚之賢固有不埃了甯
 而素知自勉者矣然亦豈無當勉而未能者乎傳曰過
 而不改是謂過矣又曰誰謂德難厲其庶而賢不肖之
 分在乎勉與不勉而已異時舉刺之行當以是為準至
 若十害有無所未詳知萬一有之當如拯溺救焚不埃
 終日毋狃于因循之習毋牽于利害之私或事關州郡

當見告而商確焉必期于去民之瘼而後已此又某之所望于同僚者也抑又有欲言者夫州之與縣本同一家長吏僚屬亦均一體若長吏偃然自尊不以情通于下僚屬退然自默不以情達乎上則上下痞塞是非莫聞政疵民隱何從而理乎昔諸葛武侯開府作牧首以集眾思廣忠益爲先某之視侯無能爲役然虛心無我樂于聞善蓋平日之素志自今一道之利病某之所當知者願以告焉某之所爲有不合于理有不便于俗者亦願以告焉告而適當敢不敬從如其未然不厭反復則湖湘九郡之民庶乎蒙賜而某也亦庶乎其寡過矣敢以誠告尙其亮之幸甚

泉州諭州縣官僚

某昨者叨帥長沙嘗以四事諭勉同僚曰律己以廉撫民以仁存心以公蒞事以勤而某區區實身率之以是二年之間爲潭人興利除患者粗有可紀今者蒙恩起廢再撫是邦竊伏惟念所以答上恩而慰民望者亦無出前之四事而已故願與同僚勉之蓋泉之爲州蠻舶萃焉犀珠寶貨見者興羨而豪民鉅室有所訟愬志在求勝不吝揮金苟非好修自愛之士未有不爲所汙染者不思廉者志之美節汙者士之醜行士而不廉猶女

學海類編
之不潔不潔之女雖動容絕人不足自贖不廉之士縱
有他美何足道哉昔人有懷四知之畏而卻暮夜之金
者蓋隱微之際最爲顯著聖賢之教獨謹是先故願同
僚力循冰蘖之規各勵玉節之操使吏民是敬稱爲廉
吏可珍可貴孰有逾此其所當勉者一也先儒有云一
命之士苟存心于愛物于人必有所濟且以簿尉言之
簿勤于勾稽使人無重疊追催之害尉勤于警捕使人
無穿窬攻劫之擾則其所濟亦豈少哉等而上之其位
愈高繫民之休戚者愈大發一殘忍心斯民立遭荼毒

之禍發一培克心斯民立被誅剝之殃盍亦反己而思
之針芒刺手茨棘傷足舉體慄然爲之痛楚刑威之慘
百倍于此其可以喜怒施之乎虎豹在前坑穽在後號
呼求救惟恐不免獄犴之苦何異于此其可使無辜者
坐之乎己欲安居則不當擾民之居己欲豐財則不當
腴民之財故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其在聖門名之曰
恕強勉而行可以至仁矧當斯民憔悴之時撫摩愛育
尤不可緩故願同僚各以哀矜惻怛爲心而以殘忍培
克爲戒則此邦之人其有瘳乎此所當勉者二也公事

在官是非有理輕重有法不可以己私而拂公理亦不可飭公法以徇人情諸葛公有言吾心如秤不能爲人作輕重此有位之士所當視以爲法也然人之情每以私勝公者蓋徇貨賄則不能公任喜怒則不能公黨親昵畏豪強顧禍福計利害則皆不能公殊不知是非之不可易者天理也輕重之不可逾者國法也以是爲非以非爲是則逆乎天理矣以輕爲重以重爲輕則違乎國法矣居官臨民而逆天理違國法于心安乎雷霆鬼神之誅金科玉條之禁其可忽乎故願同僚以公心持

公道而不汨于私情不撓于私請庶幾枉直適宜而無冤抑不平之嘆此所當勉者三也民生在勤勤則不匱則爲民者不可以不勤業精于勤荒于嬉則爲士者不可以不勤况爲命吏所受者朝廷之爵位所享者下民之脂膏一或不勤則職業墮弛豈不上孤朝寄而下負民望乎今之居官者或以酣詠邀放爲高以勤強敏恪爲俗此前世衰弊之風也盛明之時豈宜有此陶威公有言大禹聖者猶惜寸陰至于眾人當惜分陰故竇佐有以捕博廢事則斂而投之手汪今願同僚共體此意

職思其憂非休澣毋聚飲非節序毋出游朝夕孳孳惟
民事是力庶幾政平訟理田里得安其生此所當勉者
四也某雖不敏請以身先毫髮少渝望加規警前此官
僚之閒或于四者未能無媿願自今始洗心自新在昔
聖賢許人改過故曰改而止儻猶玩視而不改焉誠恐
物議沸騰在某亦不容以苟止也泣事之初敢以誠告
幸垂察焉

諭俗文

宋 浦城真德秀景元述

潭州諭俗文

太守叨蒙上恩權守湘土深惟朝廷委寄之重非特責以有司常務而已布宣德化導迪人心實守臣之事顧此邦風俗初未詳知今以天性人倫之大者與夫遷善改過之方者爲爾民告名之曰諭俗三事今具于后

一古者教民必以孝悌爲本其制刑亦以不孝不悌爲先蓋人之爲人異乎禽獸者以其有父子之恩

長幼之義也詩云父兮生我母兮鞠我繼之曰欲
報之德昊天罔極此言父母之恩與天同大爲人
子者雖竭其力未足以報也今乃有親在而別籍
異財親老而供養多闕親疾而救療弗力親沒而
安厝弗時不思此身從何而有罔極之報當如是
乎至于兄弟天倫古人謂之手足言其本同一體
而今乃有以脣舌細故而致爭錐刀小利而興訟
長不卹幼卑或陵尊同氣之親何忍爲此潭湘舊
俗素稱淳厚如前數者未必有之太守此來欲以

義理訓民未免預陳勸戒已行下州城及十二縣
自今民間有孝行純至友愛著聞者采訪得實具
申本州當與優加旌賞以爲風俗之勸或其閒有
昧于禮法之人爲不孝不悌之行鄉里父老其以
太守之言曲加誨諭令其悛改昔後漢陳元爲母
所訟亭長仇香親到其家教以人倫大義遂爲孝
子北史清河之民有兄弟爭財者郡守蘇瓊告以
難得者兄弟易得者田宅遂感悟息訟同居如初
况此邦之人本來易化以理開曉必無不從若上

違太守之訓言下拒父老之忠告則是敗常亂俗之民王法所加將有不容已者一陷刑戮終身不齒雖悔何及爾民其思之母忽

一古人于宗族之恩百世不絕蓋服屬雖遠本同祖宗血脈相通豈容閒隔至于鄰里鄉黨雖比宗族爲疏然其有無相資緩急相倚患難相救疾病相扶情義所關亦爲甚重今人于此二者往往視以爲輕小有忿爭輒相陵犯詞愬一起便爲敵讎有一于斯皆非美事昔江州陳氏累世同居聚族至

七百餘口前代常加旌表至今稱爲義門近者吉州孫進士以惠施一鄉諸司列奏蒙恩特免文解士夫以爲美談江湖之間境土相接豈有江西之人能爲義舉而此獨不能今請逐處老成賢德之士交相勸率崇宗族之愛厚鄰里之歡時節往來恩義浹洽小小乖忤務相涵容不必輕啓訟端以致結成怨隙若能和協親族調濟里閭爲眾論所推亦當特加褒異如其不體教訓妄起訟爭懲一戒百所不容已爾民其勉之母忽

一官之與民誼同一家休戚利害合相體恤為有司者不當以非法擾民為百姓者亦不當以非理擾官太守平時以愛人利物為心不啻飢渴視事之始切切講求已轉牒州縣官各以四事自勉而為民除其十害何謂四事律已以廉撫民以仁存心以公蒞事以勤是也何謂十害斷獄不公聽訟不審淹延囚繫慘酷用刑泛濫追呼招引告訐重疊催稅科罰取財縱吏下鄉低價買物是也十者有無所未詳知萬一有之當如拯溺救焚不俟終日

務令田野安帖愁歎不生或民間有公共利病太守所未及知許明白具狀前來陳述但不許匿名實封訐人私過言而有理即當詳酌以次施行爾民亦宜體太守此心更相勸戒非法之事勿妄作

如豪強兇橫吞謀貪溺姦狡詐偽欺騙良善教唆詞訟訐屬公事聚眾鬪歐開坊賭博居停盜賊屠宰耕牛沽賣私酒興販禁物如此之類皆係非法無理之訟勿妄為如事已輒妄行告訐撰裝詞類夾帶虛實者如此者皆是無理或日前所為未免害

義若能幡然悔悟去惡從善如湯沃雪舊迹都消人誰無過改之為貴周處三害終為名賢父老其

以此意爲鄉閭子弟反復解說必若教之不悛則
國家有法官司有刑太守雖欲從寬不可得爾民
其幸聽之母忽

右諭俗三事開具在前太守之于爾民猶父母之于子
弟爲父兄者只欲子弟之無過爲太守者亦只欲爾民
之無犯故于到任之初以誠心實意諄諄告諭其不識
文義者鄉曲善士當以俗說爲眾開陳使之通曉庶幾
人人循理家家畏法田里無追呼之迹公庭無鞭扑之
聲民情熙然化爲樂眾豈不美哉故今榜示各宜知悉

再守泉州勸諭文

太守將至郡人歡迎自慚薄德莫副民望視事之始合
有教條不憚諄諄爲爾開說凡爲人子孝敬是先其次
友愛協和兄弟人非父母豈有此身父母生兒多少辛
艱妊娠將娩九死一生乳哺三年飲母膏血攜持保抱
日望長成如惜金珠如護性命慈烏反哺猶知報恩人
而不孝烏雀不若兄弟之愛同氣連枝古來取喻名爲
手足人無兄弟如無四肢痛痒相關實同一體長當撫
幼弟當敬兄或值急難尤須救助其次族屬雖有親疏

論其源流皆是骨肉譬如大木枝葉分披本同一根氣脈未遠豈宜相視便若路人其次鄉鄰情義亦重患難相扶疾病相救恩義往來亦不可闕以上四事人道大端凡爾良民首當加勉家家孝友人人雍和息事省爭安分循理得己且已莫妄興詞一到訟庭終身仇敵更相報復無有休期壞產破家多由于此語言喧競或不能無鄰里之間急宜勸止莫令交手致有鬪傷彼中汝拳汝受官棒本因小忿近結深讎何似始初便從忍耐觸來莫競心下清涼市井經營雖圖利息亦須平允莫

太虧瞞秤斗稱量各務公當大入小出天理不容溼米水肉太爲人害放債收息量取爲宜分數太多貧者受苦舉債營運如約早還莫待到官然後償納飲酒無節少不生災賭博不戒多至爲盜游手浮浪久必困窮勤謹服業終是得力太守今此爲民復來有大不平當爲伸雪有大不便當爲蠲除事若細微不必相撓于爾無益于我徒勞違法犯刑最不可作舊來有過各許自新教而不從刑斯無赦有過能改卽是善良耆艾老成宜推此意誨爾子弟及其鄉人有違此言眾共誚責凡此

學海類編
初怛欲曉編民讀書爲儒師慕聖哲自知義理不待鄙
言所望以身率先閭里一方一所有一仁賢以善教人
人必感動去薄從厚弭災召和其始自今永爲樂國

福州諭俗文

當司以安撫一道爲職兵甲盜賊乃其專掌然必吏良
而後民安民安而後盜息盜息而後兵偃四者相關皆
當致察乃紹定六年十一月恭奉詔書略曰比年以來
民窮盜起皆激于姦貪之吏大哉王言可謂明見萬里
之外又自聖上親政之後登進賢俊屏斥儉佞懲治賦
吏禁止苞苴諸路監司太守皆以端方廉潔者爲之每
一詔令之下無非爲民當司奉行其敢不恪自到福州
一意講求賦輸太重者首議蠲減科須病民者以次革

除禁公人下鄉之擾除保司代納之害戒諭十二縣官
 屬毋濫刑毋橫斂毋徇私毋贖貨毋通關節毋任胥吏
 相與精白一心無負明詔丁甯之意今以申飭十二縣
 者行下諸州各察其屬務去前六者之弊使斯民各安
 于田里爾民幸遇清平之政宜知愛身寡過務本著業
 毋喜鬪毋健訟聖經有言一朝之忿亡其身以及其親
 非惑與言人一時忿怒不能忍耐生出事來喪身害命累及父母乃惑人之所為也又曰訟
 終凶言健訟者終必凶也又曰好勇鬪狠以危父母此三者爾民
 所當戒也聖經又言用天之道春勤于耕夏勤于耘秋勤收斂之類是也因

地之利高田宜麥低田宜禾之類是也謹身節用以養父母

謹身是不妄為節用

是不妄費又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

一毛髮一皮膚皆受父母

遺體不敢毀傷何況輕犯刑憲自害其身也

此二者爾民所當勉也當職以

本路之人為本路之帥其視入州皆如鄉黨其待百姓

一如子弟官吏貪殘者當為爾懲之豪強侵暴者當為

爾戢之盜賊剽竊為汝之害當為剪除之爾既安其生

宜思自保父母之身勿犯有司之法此榜到日所在者

老仁賢宜為開說使之通曉宜為勸勉使之興起自今

以往家家禮義人人忠孝變七閩之俗為鄒魯之鄉非

學海類編 卷之八 行言
惟當職所望于爾民是亦朝廷所望于帥臣也其敬聽之毋忽

潭州勸學文

竊惟方今學術源流之盛未有出湖湘之右者蓋前則有濂溪先生周元公生于春陵以其心悟獨得之學著爲通書太極圖昭示來世上承孔孟之統下啓河洛之傳中則有胡文定公以所聞于程氏者設教衡嶽之下其所爲春秋傳專以息邪說距跛行扶皇極正人心爲本自熙甯後此學廢絕公書一出大義復明其子致堂五峰二先生又以得于家庭者進則施諸用退則淑其徒所著論語詳說讀史知言等書皆有益于後學近則

有南軒先生張宣公寓于茲土晦菴先生朱文公又嘗
臨鎮焉二先生之學源流實出于一而其所以發明究
極者又皆集諸老之大成理義之祕至是無復餘蘊此
邦之士登門牆承警欬者甚眾故人材輩出有非他郡
國所可及今二先生雖遠所著之書具存皆學者所當
加意而南軒之論孟說晦菴之大學中庸章句或問論
孟集註則于學者爲尤切譬之菽粟布帛不容以一日
去者也頗聞邇來士子急于場屋科舉之業往往視爲
迂緩置不復觀殊不知二先生之書旁貫羣言博世綜

務猶高山巨海瑰材祕寶隨取隨足得其大者固可以
窮天地萬物之理知治己治人之方至于文章之妙渾
然天成亦非近世作者所能彷彿蓋其本深末茂有不
期然而然者學者誠能誦而習之則于義理之精微既
有所得發之于文亦必意趣深長議論精確以之應舉
直餘事爾若徒諷咏膚淺之文掇拾陳腐之語見聞既
陋器識可知雖使幸而獲選其不能大有所立必矣今
秋試之期尚遠羣居暇日正當培養義理之源務求有
用之實自今以始學校庠塾之士宜先刻意于二先生

學海類編 卷之十一 行誼
之書俟其浹洽貫通然後博求周程以來諸所論著次第熟復而溫公之通鑑與文公之綱目又當參考而並觀者職教導者以時叩擊驗其進否上中二句當課之日則于所習之書擷爲問目俾之援引諸儒之說而以己意推明之末句則仍以時文爲課如此則本末兼舉器業日充上足以追續先賢之正脈次足以爲當世之實用異時英髦接武追迹于前聞人豈不盛哉顧念迂疏濫塵師師之任新美士習蓋其責也輒不自揆敢述其所聞惟同志相與勉之

泉州勸孝文

當職昨以三事諭民首及孝弟數月以來累據諸廂申到如黃章取肝以救母劉祥取肝以救父近又有承信郎周宗强者其母安人陳氏得疾幾危宗強割肱治療母遂平復雖非聖經所尙然其孝心誠切實有可嘉今忽據百姓吳拾同妻阿林懇其子吳良聰不孝再三審問具言其詳當職忝爲郡守不能以禮義訓人致使民間有此悖逆日夕慚懼無地自容周承信除依條支賞外特請赴州置酒三行以示賓禮之意用旗幟鼓樂鞏

學海類編
馬繖扇送歸其家吳良聰罪該極刑姑與從輕杖脊二十髡髮拘役一年仍就市引斷使人知孝于其親者有司所深敬不孝其親者王法所必懲兼此邦之人本來易化只緣官司不加訓勵故有無知而輕犯者今爲爾民略陳大義昔者聖人作孝經一書教人以事親之道其紀孝行章曰孝子之事親也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五者備矣然後能事親孝之始終無出于此所謂居則致其敬者言子之事親常須恭敬不得慢易蓋父母者子之天地也

爲人而慢天地必有雷霆之誅爲子而慢天地必有幽明之譴昔太守侍郎王公見人禮塔呼而告之曰汝有在家佛何不供養蓋謂人能奉親卽是奉佛若不能奉親雖焚香百拜佛亦不佑此理明甚幸無疑焉所謂養則致其樂者言子之養親當有以順適其意使之喜樂也大凡高年之人心常歡悅則疾病必少中懷戚戚則易損天年昔老萊子雙親年高常著綵衣爲兒童戲正以此也今貧下之民固無美衣珍膳以奉其親但能隨力所有盡其誠心父母未食子不先嘗父母尚寒子不

獨煖父母有怒和顏開解父母有命竭力奉承則尊者之心自然快樂閨門之內盎然如春矣所謂病則致其憂者言父母有疾當極其憂慮也昔人有母病三年夜不解帶者親年既高不能無疾人子當躬自侍奉藥必先嘗若有名醫不惜涕泣懇告以求治療之法不必剔肝剖股然後爲孝蓋身體髮膚受之父母或不幸因而致疾未免反貽親憂若貧之至甚無力請醫許詣州自陳當爲遣醫診視藥粥之資與從官給至于喪祭二事皆當以盡誠爲主不暇一一開陳獨有兩說願因而勸

戒竊聞民間不幸有喪富者則侈費而傷于禮貧者則火化而害于恩夫送終之禮稱家有無昔人所謂必誠必信者惟棺槨衣衾至爲要切其他繁文外飾皆不必爲至如佛家追薦之說固茫昧難知然昔賢有言天堂無則已有則君子登地獄無則已有則惡人入苟明此理則諂奉僧尼廣修齋供其爲無益灼然可知又聞鄉俗相承親賓送葬或至割宰羊豕酣醬杯觴當悲而樂尤爲非禮至于貧窶之家委之火化積習歲久視以爲常曾不思古者背叛惡逆之人乃有焚骨楊灰之戮今

學海類編 卷之三 行誼
親肉未寒爲人子者何忍付之烈焰使爲灰燼乎言之
猶且痛心况復忍爲其事自今而後富者則願其削世
俗不正之禮省虛華無益之費審欲爲親祈福豈若捐
金穀以濟飢貧有若施藥施棺無非美事儻能行此福
報自臻何必索之渺茫妄希因果貧者則願其勿以火
化爲便苟稍可趁辦何惜辦尋丈之地以葬其親必不
獲已卽仰陳乞于官地安居但深掘坑坎築土實封亦
勝于焚屍之慘經曰孝弟之至通于神明天下萬善孝
爲之本若能勤行孝道非惟鄉人重之官司敬之天地

鬼神亦將佑之如其悖逆不孝非惟鄉人賤之官司治
之天地鬼神亦將殛之此州素稱佛國好善者多今請
鄉黨鄰里之閒更相勸勉其有不識文義者老成賢德
之士當與解說使之通曉庶幾人人興起家家慕效漸
還淳古之俗顧不美歟



東谷隨筆

宋 永嘉李之彥

著

先壟

人子之於親苟虧生事之禮雖葬與祭致其力何足以
言孝故曰祭之厚不如養之薄吾鄉多於至節歲節清
明詣墳所半載餘寘其親於荒墟已爲非禮乘祭之後
大率與兄弟妻子親戚契交放情遊覽盡歡而歸至節
歲節非掃松也祇賞梅耳清明非省墓也祇踏青耳然
則人子何以處此當揆之於心平日稍能孝養雖祭後

學海類編
行言
舉杯酌亦未嘗若孝養有虧即當收斂酒饌返舍潛自
刻責庶幾亦不至大得罪於名教大獲譴於造物余嘗
喜一前輩作初入仕啓兩句云祿不及親飽妻孥而何
益遂耦其兩句忠未報國對師友以多慚

壽命福德

願我壽命長常行一切善願我福德盛普濟一切人此
語恐未爲的論人之念慮一正則萬善可觸類而通行
一善則萬善皆萌蘖於此若必待壽命長而後行一切
善則壽命不長一切善必不行矣顏子如之何而造道

耶此兩句猶庶幾如下兩句則有大不然者願我福德
盛普濟一切人則是我獨富足人多窘匱我常得爲人
之惠主人皆仰我以周給是誠何心哉余欲改此兩句
曰願人福德盛不待我普濟

殺人欠債

諺有之殺人償命欠債還錢理也近世豪家巨室威力
使令逼人致死但捐財賄餌血屬坦然無事至如人或
逋負督迫取償必使投溺自經然後已由此觀之乃是
殺人償錢欠債還命

學海類編
異端

士君子莫不知崇尚正學排斥異端然朝廷及州縣閒
遇旱澇凶荒非黃冠設醮則浮屠禮懺平日排斥異端
至此則倚杖異端豈吾儒之感格之道耶切所未喻

簡翰

每見近日簡翰動輒端拜申稟百拜申稟惶懼僭躐九
頓百拜申稟有官君子趨事長官則有狀申劄申如申
縣申州申監司中朝省之類吾輩家尋常書問往來何
必用申字又有所謂加拜申稟尤爲可笑先王制禮無

過不及拜豈可加也哉昔韓昌黎上宰相書只寫再拜
本朝前輩簡翰或再拜或頓首昌黎諸公豈傲世者正
以禮不可過也今之端拜肅拜加拜百拜又有覆帖申
待平交如此事君父當如何其勢必千拜萬拜可也且
如奏疏亦只忱惶忱懼頓首頓首而已何嘗百拜何嘗
九拜吾不知習俗所尙果識誠實耶抑虛僞耶果謙遜
耶抑諂媚耶因有一說往年楊慈湖先生守吾邦嘗作
一書付局兵令急出關未幾遣人追回吏輩將謂書有
錯誤局兵至慈湖取書寘中堂几上焚香再拜畢復付

學海類編 卷之三 不計
之蓋謂書中頓首再拜上覆偶遺忘不及拜必拜然後
遣若加拜百拜者皆如慈湖用心此等書一日能寫得
幾封今簡翰只寫再拜或頓首乃見古人相與之意

物價

物價騰踊甚之甚矣若得人人同心事事節損皆務儉
素不尚侈靡則物價亦可漸平室廬惟取容膝則木石
等類自不可得而貴衣服惟取蔽體則羅綺文繡自不
可得而貴飲食惟取充腹則美味珍品自不可得而貴
器具惟取適用則珍奇精巧自不可得而貴以至非泛

不切微末細瑣人家可省則省則物價亦有漸平之理
奈何風俗好奢人情好勝競尚華居競服靡衣競嗜珍
饌競用美器豪家巨族固宜享用小夫賤隸卒富暴貴
豈惟效尤又且過之或先期予人以錢後期取人之物
惟欲快吾之用度一聽其邀價之高穹如此則物安得
不貴且如有物于此我方以爲僅直十金未幾人急欲
得之雖倍其直不靳又爭欲得之更倍其直亦不靳不
遏踊貴之流反煽踊貴之焰如此則物安得不貴甚可
慮者一日復貴一日一年復貴一年將若之何其勢必

學海類編 卷之四
至於此吾故謂不必咎物價之踊貴但當咎風俗之侈靡轉移風俗豈無其道耶又豈無其術耶林野老拙不敢深言

養子

知子莫若父當年少時觀其讀書之利鈍行事之醇疵則可覘其終身之賢不肖也使其賢耶他日自能成立何必勞心勞力積財以遺之而損賢者之志也使其不肖耶他日必致敗壞又何必勞心勞力積財以遺之而益不肖之過也縱不免儲畜以爲憑藉之計亦豈可妄

求而自取損德之殃世迺有明見其子之不肖猶挾兔狡而歸利逞鼠技以貽謀殊不知一傳而傾覆有不待其父之瞑目而家貲已散而之他矣吁有此豚犬枉作牛馬

招師

招師教子弟正望其成人克紹實非細事不可忽也中產之家師席固不當需索富貴之家何待師席之需索書院中凡百事自當如儀每見富貴者甯豐財多粟納好寵姬何常肯隆禮厚幣延好師席寵姬辦首飾則甚

易子弟買書則則甚難蘭房用度必是周繳書院缺用
寘之不問氣象如此宜乎碩師去而庸師來碩師有抱
負有見識合則留不合則去庸師無學問以自持惟佞
諛主媚而席師固棲身之謀一年復留一年子弟之開
導之益一日昏鈍一日及其長也塊然一物而已耳

教導

嘗聞之先人曰昔一士子赴省試甚愜意在京華待榜
因遊僧寺廊廡有鬻相者遂扣之相者曰公骨相寒苦
縱才高班馬文過韓柳亦不能成名士子不信揭榜果

黜再往問我之終身果何如相者曰以公之骨相豈敢
相許若於功名用心之功莫若種大陰德恐可以回造
化士子歸途心口自語我居窮迫貧濟人利物事安能
爲之何以種陰德徐而思之我平日常假館每見爲師
席者多誤人家子弟我從今只畱心教導以此種德後
三年復預計偕赴省復愜意尋寺中相者尙在一揖閒
相者曰公丰神照人定應榮達士子曰我赴省待榜相
者曰高中無疑揭榜果然士子往謝之曰何汝向者拒
我之峻今日許我之確耶相者曰某不記公風采士子

學海類編
六
行言
歷述前事相者曰公形骨俱換矣畱心教人非陰德而何宜造物之默相也余遊湖海四五十年教公卿大夫之子孫屢矣教尋常白屋之類亦多矣未嘗以其貧富貴賤束修多寡貳吾心此語可以對越但寸名不就身計茫然靜坐反思得非生平五典不飭百行有虧造物特以摧敗困踣罰之耶今年六十有八肢體康健耳目聰明 飲啗自若百病不侵意者教導一節亦有可取造物如壽之耶余不敢自恕但當自警然見近時教蒙童者語孟句讀亦多錯舛教作文只謄公本蔑有新功

誤人子弟甯逃陰譴甚而花街柳陌師生同遊嗜利下流靡所不至甚聞有不孝不悌不友不恭曾未聞一言糾其過徒於小廉曲謹腐爛時文以此稱功盍亦卽赴省士子事思之前輩謂不究心教導所得束修與受贓同此言甚當

勸學文

勸學文曰書中自有黃金屋又曰賣金買書讀讀書買金易自斯言一入于胷中未得志之時已萌貪饕旣得志之後恣其掊克惟以金多爲營不以行穢爲辱屢玷

白簡恬然自如雖有清議寘之不卹然司白簡持清議者又未必非若而人也毋怪乎玩視典憲爲具文一切寘廉恥于掃地氣習日勝若根天真惟知肥家庇族而已亦不知其爲蠹國害民也得非蔽錮於勸學文而然耶是固不可不深責貪饕之徒亦不可不歸咎於勸學文有以誤之也

富貴貧賤

貧賤不如富貴耶抑富貴不如貧賤耶人莫急于溫飽靡衣華飾固美矣然補破遮寒其爲溫則一也甘味盛

饌亦佳矣然糲食充飢其爲飽則一也溫飽之餘何必羨富貴哉彼委積愈厚鞭笞愈切鬚髮愈白計慮愈深第宅田園器用服飾曷嘗見其厭足爲子計又爲孫計惟恐其不克紹日閒飲膳失期會夜亦不能甘寢貧賤者不如是之勞苦也肥甘沈湎乃致疾之媒粉白黛綠皆喪身之具動由順境難禁摧挫少不如意或飲氣嘔血而暴亡素處豢養不禁風霜稍有感觸雖良藥有所不能療貧賤者不如是之脆弱也損人致富召怨實多或有意外懷璧其罪水火盜賊刑禍戮辱其終必不能

免官爵雖高冰山亦險菹醢烹戮載在史冊者不可枚
數貧賤者不如是之驚危也富貴者勞苦貧賤者清閒
富貴者脆弱貧賤者堅固富貴者驚危貧賤者安泰孰
謂貧賤不如富貴耶吁富貴而傲忽貧賤惑之甚也貧
賤而諂諛富貴惑之尤甚也

錢

半輪殘月掩塵埃依稀猶有開元字想見清光未破時
買盡人間不平事古人詠錢如此以余觀之錢之爲錢
人所共愛勢所必爭骨肉親知以之而構怨稔釁公卿

大夫以之而敗名喪節勞商遠賈以之而捐軀殞命市
井交易以之而鬪毆戮辱乍來乍去倏貧倏富其籠絡
乎一世者大抵福於人少而禍于人多嘗熟視其形模
金旁著兩戈字真殺人之物而世人莫之悟也吁錢乎
錢乎以我之貧求汝活我而不可得我固無奈汝何以
我之不貧汝欲殺我而不可得汝亦無奈我何

名利

或問殷浩曰將泣官而夢棺將得財而夢糞何也浩對
曰官本臭腐故將泣官而夢尸財本糞土故將得財而

夢穢世以知言余因喜曰余之不得名利者是造物不以臭腐待我也不以糞土予我也出之於汙穢之途而躋之於清高之境脫之於鄙陋之地而措之於道義之域拜造物之賜多矣世人名利稍不得志輒起怨尤何其蠢哉

朋友

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友之者友其德也當親密之時握手論心必使君臣父子之倫兄弟夫婦之倫粹然一出於正交友第一義也夫何世變日薄友道掃地惟

酒饌追隨有無周濟穢言相諛術數相勝於是規圖便利諂諛取容此妾婦耳非友也啗以濡沫甘效奔走此奴隸耳非友也惟恐少有撓拂而取疏遠故隨事苟徇而覬親密乘其父子之睚眦卽導之以不慈不孝乘其兄弟之鬩牆卽導之以不友不恭乘其夫婦之反目卽導之不琴不瑟謬引古今眩亂是非指鹿爲馬野鳥爲鸞皆此等輩也其閒稍有見識廉恥者必浩然而去所友者惟小人抑亦何所不至哉

故舊

故舊不遺則民不偷世俗薄故舊平日同筆硯同出處
同貧賤同患難相親相愛不啻骨肉一旦得志有若路
人吁犬不忘家燕尋故壘彼既犬燕之不若亦何足責
世人多以富貴忘舊爲憾此特不能理遣耳理遣宜如
何曰譬似當初不相識

藥石

方今藥材鄙賤者且數十倍於前貴細者有數百倍於
前至攜金遶市鋪求之不獲者人孰不知真藥之難得
如此凡設鋪而招人贖僞藥者愚也贖僞藥而覲療病

者愚益甚矣吾輩家何策且如於飲食衣服上加謹古
人首重食醫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調以滑甘
平居必節飲食飯後行三十步不用開藥鋪飲食之加
謹者此也急脫急著勝如服藥衣服之加謹者此也或
有疾疾奉行不服藥得中醫之語藥石雖貴未害也最
是孝子慈孫侍奉親庭豈忍坐視其病而不救家有餘
蓄尙可得良劑貧窶所迫將若之何貧者固難得良劑
富者縱得良劑又未必有良醫余因念及此仰而天祝
曰願天下人安樂

學海類編
好官好人

偶見士大夫壁間碑刻云好官易作好人難作眾咸謂知言余切以爲不然好人何難作之有仁義禮智行之在我孝悌忠信行之在我人皆可爲堯舜途之人亦可爲禹人自不爲之耳乃若欲作好官必鑽刺必營求必俯仰脅肩諂笑懾氣促步惟恐人揮斥其趨事之不周外壞面目內壞心術曾莫之顧求而得者能幾人求而不得者眾也縱求而得所喪已大甚矣作好官之難也

謙遜

常見世人行不肯在人先坐不肯在人上斂衽退縮至再至三謙遜之風良可嘉尙及其見利則逝見便則奪惟恐或後于人雖骨肉亦疏絕契交反眼不相識當行不先人坐不上人之時亦知謙遜爲美事抑何臨小利而樂爲是不謙不遜耶矯情可強也真情不可遏也

借親

父母垂死人子於此正哀痛徹骨幾不欲生之時也今人反以送死爲緩惟以借親爲急父母死未卽入棺仍禁家人輩未得舉哀棄親喪之禮而講合盥之儀寘括

髮之戚而修結髮之好此夷狄禽獸之所不忍爲而世俗皆樂爲之雖簪纓詩禮之家亦相率而行恬不爲怪不知作俑誰耶

養軍

近年郡家每月逼期旋糴軍糧支散浙右素號沃饒亦如此艱難萬狀蔑裂百端甚而折錢價直峻減又甚而拖欠未卽補償軍人敢怨而不敢言蓋明知皆前太守屢任席卷之罪未可咎今太守不能措辦之過也吁飽目前之欲不顧後來之憂徇一家之謀不恤一郡之害

雷之家家未必能保付之子孫子孫未必能久徒貽害如斯其烈也使後之爲守者其果賢耶則背理傷道決有所不敢爲生財足用必無所措手足惟以卽能罷去爲幸殆類范文子使祝宗祈死無及於難其亦可哀也已果不賢耶則衍爲富不仁之政用移東補西之術決江海以救焚火滅而溺至飲鳩爵以止渴渴止而身亡號爲能吏不過如此且幾年養軍今日掣肘物價騰踊民不聊生萬一荒歉羣盜必起諸軍素抱乏糧之怨孰爲可備警急之人其辭甲使鶴禦暴者反爲暴滔滔皆

學海類編 卷之三
是也當是時禍必先及於富貴充溢之家不知爲鄉貴
爲巨室亦慮及此否然則慮之當如何積而能散

理學

理學湮汨久矣士子不能講貫考官亦罔聞知蓋今日
之考官卽前日之士子也方冊中文字害理者不勝其
多不堪著眼姑卽其一者言之事人體重莫如省試近
年欽哉屢省乃成欽哉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
哉經魁以敬立而德不孤是說易曰敬以直內義以方
外敬義立而德不孤是則敬義可以相有而不可以相

無豈得獨指敬耶聖經又豈可減一字耶不知當時爲
知舉爲參詳爲小試官亦曾聞有所謂理學否經魁且
爾一榜可想省試如此他試可知余所謂今日之考官
卽前日之士子是也我朝孝宗皇帝一日與崔敦詩論
文章關世變敦詩曰臣觀見炎詔文義理明而氣勢壯
便知天下必能中興遂誦一篇 孝廟諦聽 天顏喜
甚又問曰六朝五代之文如何敦詩曰六朝之文破碎
遂有土地分裂之象五代之文麤悍遂有草茅崛起之
象上嘉嘆曰卿論得此甚好今日之文義理斷喪其象

學海類編
當如何有識者可以觀矣

獄訟

余近年歸故里首拜先壟爲不肖姪童其山當時不勝
哀憤亟訪鄉貴求緘一狀投之郡守因見其書院榜示
謂某望卑言輕親故或欲緘狀不敢奉命當今之世得
忍姑且忍求直未必直余遂不啓齒續見有官君子云
某家亦曾訴伐墓木者十八狀追人不出徒重費用余
含垢飲氣而已近有所聞又爲之驚駭今日囹圄供答
不由于民情可否一聽于吏手往往吏自撰情款一本

令囚人依本書之更不可增損一字真情無所赴愬呼
天神不聞號地祇不聽痛哉痛哉夫獄訟所以平曲直
雪冤枉也今有財者勝無財者負有援者伸無援者屈
豪強得志貧弱銜冤此豈國家之福耶愚願士大夫司
聽斷者在在持平如衡事事至公如鑑天下何患不太
平

寒暑

寒猶可禦而暑不可避涼亭水榭風車簟枕世不多有
縱有之遇流金爍石之時其爲熱自若也方食冷物又

學海類編 卷之二
三 行言
恐生病方食熱物汗淋如雨思之爲人何益于事矧得喪利害不能理遣而心火熾盛妻孥累重支吾不暇而家火逼迫當此流火而心火家火爲之俱焚鑊湯爐炭一時頓現一年復一年髮白面皺催入死途不自知也余觀此境界所以不願有生

茹素

世人以茹素爲齋戒豈知聖賢之所謂齋者齊也齊其心之所不齊所謂戒者戒其非心妄念也無一日不齊無一日不戒今人之每于斗降三八庚申甲子本命日

茹素謂之齋戒不知其平日用心何如也况在茹素之日事至吾前輒趨利徇欲損人害物不知其茹素何爲也古語兩句甚好甯可葷口念佛莫將素口罵人

謀利

利者害之對纔謀利卽有害然謀利營生世所不免爲富不仁人所當戒有能於其閒寡願少取殆庶幾焉最是不仁之甚者糴糶一節聚錢運本乘粒米狼戾之時賤價以糴翹首企足俟青黃不接之時貴價以糶其糧也多方折挫以取營其糶也雜糠粃而虧斗斛天生百

穀以存活一世而謀利之徒不欲其豐而幸其歉不喜其飽而願其飢逆天心拂人心以此致富而望縣遠萬萬無此理又有富貴之家積穀以邀價放債以取息開庫以解質與民爭利不一而足方且語人曰吾家支遺願廣不得不如此嗚呼倘用度果不足曷不減損環列之侍姬曷不謹節非泛之費用乃甘爲是狼貪使水火盜賊之災刑禍戮辱之危子孫蕩覆之報不在目前則在他日昭然有不能免者善乎孟子有言曰不仁者可與言哉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

閒

造物之於人不靳於功名富貴而獨靳於閒天地之閒日月之運行星辰之纏度寒暑之推移山川之流峙草木之生息機發輪轉無一息停焉天地且不得閒而閒豈人之所易得哉高爵厚祿清資顯秩班于朝廷列于州縣不知其幾而樂恬退者倒指不一二日顛冥于仕途姑托親戚契識買田園營弟宅不獲一見而身亡其有被刻之餘安意家食特迫於勢窮力屈而然非其本心也對賓客方有築室返利高潔自許之清談入松室

又作搖尾乞憐于時求進之尺積囊篋鎖鑰惴惴于手
收支簿書介介于懷一日十二時無一隙得暇而好山
好水清風明月何嘗見此風景縱或見之又何嘗識此
旨趣勞勞擾擾死而後已若夫富家翁守錢虜抑又不
足道也名曰享富貴其實一俗子孰若安分清閒之野
叟哉故曰身閒則爲富心閒則爲貴又曰不是閒人閒
不得閒人不是等閒人

貪欲

五十不造宅六十不製衣縱饒得受用能有幾多時余

年近七旬盡宜省事樂閒息心退步何必貪欲於受用
無幾之日圓覺經云諸苦所因貪欲爲本余庶幾乎免
矣蓋貪欲二字壞盡世閒人得便宜處再往得便宜事
再作終有悔吝之時今日進得一步明日又求進一步
恐是顛濟之兆堆金積玉來處要明越分過求餘殃在
後臥病垂死術數未休幾年勞役一場春夢明珠一百
斛更添百斛也只是不足侯印十九枚更添一倍也只
有眉下開杜少陵云孔邱盜跖俱塵埃少陵老子今亦
安在哉

學海類編
禱祈

世人不思積善積惡殃慶各以類至惟托緇黃誦經持呪或謂保扶或謂禳災或謂薦亡如此則有資財者皆可以免禍矣昔寒山見人家懸幡因作頌曰半作幡身半作脚掛在空中驚鳥雀行住坐臥思量著不如把與窮漢作衣著達哉斯言

科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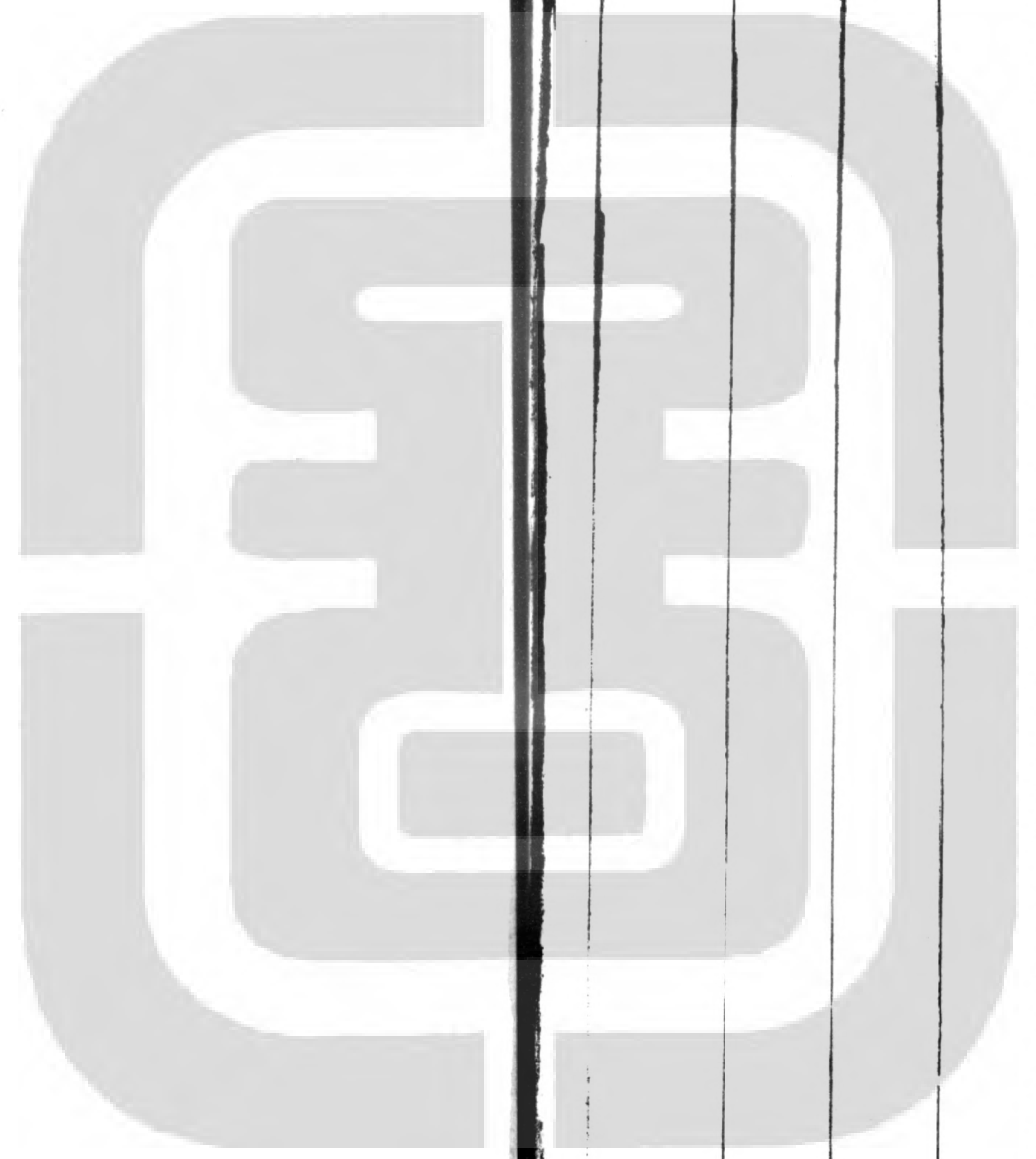
永嘉科舉極狼狽只緣多試一日以至士子多膽公本只書義終場自有三萬三千餘卷考官例以雷同冗長

視之僅著兩三日已厭惡矣其間好文字多不及考而謬種之考官亦不能識中才之考官眩惑於卷之多又無所別白加之吏胥作弊不一取士之法於是大壞若得善舉送者申明條制痛革諸弊一人只計一卷庶無負國朝設科之美意

太行山

有一主一僕久行後忽登一山遇豐碑大書太行山三字主欣然曰今日得見太行山僕隨後挪揄官人不識字只是安得太行山主吐之僕姍笑不已主有

怒色僕反謂官人試問此閒土人若是太行山某罰錢一貫與官人若是官人當賞某錢一貫主笑而肯之行至前聞市學讀書聲主曰只就讀書家問遂登其門老儒出接主且述其事老儒笑曰公當賞僕矣此只是僕在側視主曰又卻某之言是主揖老儒退僕請錢卽往沽飲主俟之稍久大不能平復求見老儒詰之將謂公是主居又讀書可證是否何亦如蠢僕之言耶老儒大笑曰公可謂不曉事一貫錢瑣末耳教此輩永不識是太行山老儒之言頗有味今之有真是非遇無識者正不必與之辨



集慶路江東書院講義

元 鄞 程端禮敬叔述

端禮竊聞之朱子曰爲學之道莫先於窮理窮理之要必在於讀書讀書之法莫貴乎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則又在于居敬而持志此不易之理也其門人與私淑之徒會萃朱子平日之訓而節取其要定爲讀書法六條曰循序漸進曰熟讀精思曰虛心涵泳曰切己體察曰著緊用力曰居敬持志其所謂循序漸進者朱子曰以二書言之則通一書而後及一書以一書言之篇

章句字首尾次第亦各有序而不可亂也量力所至而
謹守之字求其訓句索其旨未得乎前則不敢求乎後
未通乎此則不敢志乎彼如是則志定理明而無疏易
陵躐之患矣若奔程趁限一向趲看了則看猶不看也
近方覺此病痛不是小事元來覺道不明不是上面欠
工夫乃是下面無根脚其循序漸進之說如此所謂熟
讀精思者朱子曰荀子說誦數以貫之見得古人誦書
亦記徧數乃知橫渠教人讀書必須成誦真道學第一
義徧數已足而未成誦必欲成誦徧數未足雖已成誦

必滿徧數但百徧時自是強五十徧時二百徧時自是
強一百徧時今所以記不得說不去心下若存若亡皆
是不精不熟之患今人所以不如古人處只爭這些子
學者觀書讀得正文記得註解放誦精熟註中訓釋文
意事物各件發明相穿紐處一一認得如自己作出來
的一般方能玩味反覆向上有通透處若不如此只是
虛設議論非爲己之學也其熟讀精思之說如此所謂
虛心涵泳者朱子曰莊子說吾與之虛而委蛇既虛了
又要隨他曲折去讀書須是虛心方得聖賢說一字是

一字自家只平著心去秤停他都使不得一毫杜撰學者看文字不必自立說只記前賢與諸家說便了今人讀書多是心下先有箇意思了卻將聖賢言語來湊他的意思其有不合便穿鑿之使合其虛心涵泳之說如此所謂切己體察者朱子曰入道之門是將自箇己身入那道理中去漸漸相親與己爲一而今人道在這裏自家在外元不相干學者讀書須將聖賢言體之于身如克己復禮如出門如見大賓等事須就自家身上體覆我實能克己復禮主敬行恕否件件如此方有益其

切己體察之說如此所謂著緊用力者朱子曰寬著期限緊著程課爲學要剛毅果決悠悠不濟事且如發憤忘食樂以忘憂是甚麼精神甚麼筋骨今之學者全不曾發憤直要抖擻精神如救火治病然如櫂上水船一篙不可放緩其著緊用力之說如此所謂居敬持志者朱子曰程先生云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此最精要方無事時敬以自持凡心不可放入無何有之鄉須是收斂在此及應事時敬于應事讀書時敬于讀書便自然該貫動靜心無不在今學者說書多是捻合來說

卻不詳密活熟此病不是說書上病乃是心上病蓋心不專靜純一故思慮不精明須要養得虛明專靜使道理從裏而流出方好其居敬持志之說如此

愚按此六條者乃朱子教人讀書之要故其誨學者告君上俱不出此而自謂其爲平日艱難已試之效者也竊嘗論之自孔子有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誘亦不過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而已是孔子之教顏子之學不越乎博文約禮二事豈非以學者捨是

無以爲用力之地歟蓋盈天地閒萬物萬事莫非文也其文出于聖人之手而存之于書者載道爲尤顯故觀孔子責子路何必讀書然後爲學之語可爲深戒豈非讀書爲博文之大而急者歟朱子曰約禮則只是這些子博文各有次序當以大而急者爲先蓋謂是也然則博文豈可不以讀書爲先而讀書又豈可不守朱子之法朱子平日教人千言萬語總而言之不越乎此六條而六條者總而言之又不越乎熟讀精思切己體察之兩條蓋熟讀精思卽博文之功

而切己體察卽約禮之事然則欲學顏子之學者豈
可不由是而求之哉今幸其說具存學者讀書能循
是六者以實用其力則何道之不可進何聖賢之不
可爲使朱子復生身登其門耳聞其誨未必若是之
詳且要也學者可不自知其幸歟世之讀書其怠忽
閒斷者固不足論其終日勤勞貪多務廣終身無得
者蓋以讀之不知法故也惟精廬初建端禮荒陋匪
材夫豈其任承之之初敢以朱子讀書法首與同志
講之期相與確守焉以求共學之益使他日義精仁
熟賢材輩出則朱子之訓不爲虛語精廬不爲虛設
願不美歟

國

序

浦陽鄭氏世居縣東二十五里鄉名感德里曰仁義其
遠祖冲素處士綺自宋建炎初至今同居已十世歷二
百六十餘年守詩書禮樂之教弗墜宋元二史具載孝
義傳中其持守之規前錄五十八則六世孫龍灣稅課
提領太和所建後錄七十則續錄九十二則七世孫青
樾府君欽浙江行省都事鉉所補皆已勒名錢梓當時
公卿大夫所遺詩文亦類爲麟溪集二十二卷刊示後
昆今八世孫太常博士濤復爲二規閱世頗久其中當

學海類編
有隨時變通者乃率諸弟泳渙湜等白於二兄濂源同
加損益而合於一聞諸父之訓曾行而未登載者因增
入之總爲一百六十八則文辭之屬選有繫於事實者
則錄之釐爲三卷通名曰鄭氏旌義編既刊板可摸印
請言其故於篇端余與源爲姻家濤爲同門友而泳等
又皆執經從余學義不容辭嗚呼是編之行其於厚人
倫美教化之道誠有益哉洪武十一年冬十月庚子朔
前翰林學士承旨嘉議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兼太子
贊善大夫同郡宋濂引

鄭氏規範

元 浦江鄭太和文融著

一立祠堂一所以奉先世神主出入必告正至朔望必
參俗節必薦時物四時祭祀其儀式並遵文公家禮
然各用仲月望日行事事畢更行會拜之禮

一時祭之外不得妄祀邀福凡遇忌辰孝子當用素衣
致祭不作佛事象錢寓馬亦併絕之是日不得飲酒
食肉聽樂夜則出宿於外

一祠堂所以報本宗子當嚴灑掃扁鑰之事所有祭器

服不許他用

一祭祀務在孝敬以盡報本之誠其或行禮不恭離席

自便與夫跛倚欠伸噦噫嚏咳一切失容之事督過

議罰督過不言眾則罰之

一撥常稔之田一百五十畝世遠逐增別蓄其租專充祭祀

之費其田券印義門鄭氏祭田六字字號步畝亦當

勒石祠堂之左俾子孫永遠保守有言質鬻者以不

孝論

一子孫入祠堂者當正衣冠即如祖考在上不得嬉笑

對語疾步晨昏皆當致恭而退

一宗子上奉祖考下壹宗族家長當極力教養若其不

肖當遵橫渠張子之說擇次賢者易之

一諸處學冢歲節及寒食十月朔子孫須親展省婦人不與

近塋竹樹不許剪拜各處菴宇更當葺治至於作家

制度已有家禮可法不必過奢

一墳塋年遠其有平塌淺露者宗子當擇潔土益之更

立石深刻名字勿致湮滅難考

一四月一日係初遷之祖遂陽府君降生之朝宗子當

一奉神主於有序堂集家眾行一獻禮復擊鼓一十五聲令子弟一人朗誦譜圖一過曰明譜會團揖而退

一朔望家長率眾參謁祠堂畢出坐堂上男女分立堂下擊鼓二十四聲令子弟一人唱云聽聽聽凡爲子者必孝其親爲妻者必敬其夫爲兄者必愛其弟爲弟者必恭其兄聽聽聽毋徇私以妨大義毋怠惰以荒厥事毋縱奢以干天刑毋用婦言以開和氣毋爲橫非以擾門庭毋眈麴蘖以亂厥性有一于此旣殞爾德復隳爾允睠茲祖訓實繫廢興言之再三爾宜深戒聽聽聽眾皆一揖分東西行而坐復令子弟敬誦孝弟故實一過會揖而退

一每日擊鐘二十四聲家眾俱興四聲咸盥漱入聲入有序堂家長中坐男女分坐左右令未冠子弟朗誦男女訓戒之辭男訓云人家盛衰皆繫乎積善與積惡而已何謂積善居家則孝弟處事則仁恕凡所以濟人者皆是也何謂積惡恃己之勢以自強剋人之財以自富凡所以欺心者皆是也是故能愛子孫者遺之以善不愛子孫者遺之以惡傳曰積善之家必

學海類編
三
行言
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天理昭然各宜深省
女訓云家之和不和皆繫婦人之賢否何謂賢事舅
姑以孝順奉丈夫以恭敬待娣姒以溫和接子孫以
慈愛如此之類是已何謂不賢淫狎妒忌恃強凌弱
搖鼓是非縱意徇私如此之類是已天道甚近福善
禍淫爲婦人者不可不畏誦畢男女起向家長一揖
復分左右行會揖而退无聲男會膳於同心堂女會
膳於安貞堂三時並同其不至者家長規之

一家長總治一家大小之務凡事令子弟分掌然須謹
守禮法以制其下其下有事亦必咨稟而後行不得
私假不得私與

一家長專以至公無私爲本不得徇偏如其有失舉家
隨而諫之然必起敬起孝無妨和氣若其不能任事
次者佐之

一爲家長者當以至誠待下一言不可妄發一行不可
妄爲庶合古人以身教之之意臨事之際毋察察而
明毋昧昧而昏更須以量容人常視一家如一身可
也

一家中產業文券既印義門公堂產業子孫永守等字仍書字號置立碇基簿書告官印押績置當如此法家長會眾封藏不可擅開不論長幼有敢言質鬻者以不孝論

一子孫倘有私置田業私積貨泉事迹顯然彰著眾得言之家長家長率眾告於祠堂擊鼓警罪而榜於壁更邀其所與親朋告語之所私即便拘納公堂有不服者告官以不孝論其有立心無私積勞於家者優禮遇之更於勸懲簿上明記其績以示於後

一子孫賭博無賴及一應違於禮法之事家長度其不可容會眾罰拜以媿之但長一年者受三十拜又不悛則會眾而痛箠之又不悛則陳於官而放絕之仍告於祠堂於宗圖上削其名三年能改者復之

一凡遇凶荒事故或有缺支家長預爲區畫不使匱乏一朔望二日家長檢點一應大小之務有不篤行者議罰諸簿籍或過日不算結及失時不具呈者亦量情

議罰

一內外屋宇大小修造工役家長常加點檢委人用工

一母致損壞

一每歲掌事子弟交代先須謁祠堂書祝致告次拜家長然後領事

一設典事二人以助家長行事必選剛正公明才堪治

家為眾人之表率者為之並不論長幼不限年月凡

一家大小之務無不與焉每夜須了諸事方許就寢

違者家長議罰

一每夜聚會之際典事對眾商確何日可行某事書之

於籍上半月所書下半月行之下半月所書次上半

月行之庶無迂滯之患事當即行者不拘

一擇端嚴公明可以服眾者一人監視諸事

四十年以上方可然必

一有善公言之有不善亦公言之如或知而不言

與言而非實眾告祠堂鳴鼓聲而易置之

一監視蒞事告祠堂畢集家眾於有序堂先拜尊長四

拜次受卑幼四拜然後鳴鼓細說家規使肅聽之

一監視糾正一家之是非所以為齊家之則而家之盛

衰繫焉不可顧忌不言在上者必當犯顏直諫諫若

不從悅則復諫在下者則教以人倫大義不從則責

不從悅則復諫在下者則教以人倫大義不從則責

不從悅則復諫在下者則教以人倫大義不從則責

又不從則撻

一立勸懲簿令監視掌之月書功過以爲善善惡惡之戒有沮之者以不孝論

一造二牌一刻勸字一刻懲字下空一截用紙寫帖何人有何功何人有何過既上勸懲簿更上牌中挂會捐處三日方收以示賞罰

一設主記一人以會貨泉穀粟出納之數凡穀匣收滿主記封記不許擅開違者量輕重議罰如遇開支主記不親視罰亦如之鑰匙皆主記收遇開則漸次付

之支訖復還主記

一選老成有知慮者通掌門戶之事輸納賦租皆稟家長而行至於山林陂池防範之務與夫增拓田業之勤計會財息之任亦併屬之

一立家之道不可過剛不可過柔須適厥中凡子弟當隨掌門戶者輪去州邑練達世故庶無懵暗不諳事機之患若年過七十者當自葆綏不宜輕出

一增拓產業長上必須與掌門戶者詳其物與價等然後行之或掌門戶者他出必俟其歸方可交易然又

學海類編 卷之七 行言
預使子弟親去看視肥瘠及見在文憑無差切不可
鹵莽以爲子孫之害

一凡置產業卽時書於受產簿中不許過於次日仍用
招人佃種其或失時不行家長朔望點檢議罰

一增拓產業彼則出於不得已吾則欲爲子孫悠久之
計當體究果值幾緡盡數還足不可與駟僧交謀潛
萌侵人利己之心否則天道好還縱得之必失之矣
交券務極分明不可以物貨逋負相準或有欠者後
當索償又不可以秋稅暗附他人之籍使人陪輸官

府積禍非輕

一每年之中命二人掌管新事所掌收放錢粟之類又
命二人掌管舊事所掌冠昏喪祭及飲食之類然皆
以六月而代務使勞逸適均

一新舊管輪當須視爲切己之事計會經理自二十五
歲至六十歲止過此血氣旣衰當優遇之毋任以事
一新舊管皆置日簿每日計其所入幾何所出幾何總
結於後十日一呈監視果無私濫則監視書其下曰
體驗無私若顯露先責監視次及新舊管

學海類編
卷之八
新管置一總租簿明寫一年逐色穀若干石總計若干石又新置田若干石此是一定之額卻於當年十二月望日以所收者與前數總較之便知實欠多少以憑催索後索到者別書於畸零簿至交代時卻入總租簿內通算

一新管所收穀麥每匣收訖卽結總數報於主記置稅賦簿令其親書某號匣係某人於某月日收何等穀麥若干石量出之時亦須置簿書寫某匣春磨自某日支起至某日用畢以憑稽考

一新管所管穀麥必當十分用心及時收曬免致黧爛收支明白不至虧折關防勤謹不至透失賞則及之若有前弊罰本年衣資縣線不給如遇稱收繁冗則撥子弟分收之

一佃人用錢貨折租者新管當逐項收貯別附於簿每日納諸家長至交代時通結大數書於總租簿云收到佃家錢貨若干總計租穀若干如以禽畜之類準折者則付與舊管支錢入帳不可與雜色錢同收

一田地有荒蕪者新管逐年招佃或遇塌江亦卽書簿

學海類編 卷之九 行言
以俟開墾既畢復入原簿免致失於照管

一田租既有定額子孫不得別增數目所有逋租亦不可起息以重困里黨之人但務及時勤索以免虧折

一佃家勞苦不可備陳試與會計之所獲何嘗補其所費新管當矜憐痛憫不可縱意過求設使爾欲既遂他人謂何否則貽怒造物家道弗延除正租外所有佃麥佃雞之類斷不可取

一鄰族分歲之飲舊管於冬至後排日爲之

一男女六十者禮宜異膳舊管盡心奉養務在合宜違

者罰之

一新管簿書不分明者不許交代一應催督錢穀須是先期逐項詳註已未收索之數於交代日分明條說併承帳人交付雖累更新管要如出於一手庶不使人欺隱舊管簿書不分明者亦不許交代

一所用監視及新舊管其有才幹優長不可遽代者聽眾人舉畱

一設羞服長一人專掌男女衣資之事宜先措置夏衣之給須在四月冬衣之給須在九月不得臨時猝辦

如或過時不給家長罰之凡生男女周歲卽給

一男子衣資一年一給十歲已上者半其給給以布十

六歲已上者全其給兼以帛四十歲已上者優其給

給以帛仍皆給裁製之費若年至二十者當給禮衣

一襲巾履則一年一更

一婦人衣資照依前數兩年一給之女子及笄者給銀

首飾一副

一每歲羞服長除給男女衣資外更於四時祭後一日

俵散諸婦履材及油澤脂粉針花之屬

一各房染段羞服長斟酌為之仍置簿書之母使多寡

不均

一子孫須令飽煖方能保全義氣當令廉謹有為者以

掌羞服之事務要合宜而無不足之歎

一設掌膳二人以供家眾膳食之事務要及時烹爨不

許干預舊管雜役亦須一年一輪

一擇廉謹子弟二人收掌錢貨所出所入皆明白附簿

或有折陷者勒其本房衣資首飾補還公堂

一擇廉幹子弟二人以掌營運之事歲終會算通計其

數呈於家長監視嚴加關防察其私濫

一子孫以理財爲務者若沈迷酒色妄肆費用以致虧陷家長覈實罪之與私置私積者同

一委人啓肆皆公堂給本與之一年一度新管爲之結算其子錢納諸公堂

一畜收樹藝當令一人專掌之須置簿書寫數日以憑稽考然須常加點檢務要增益如或失時不辨佳本人本年衣資不給

一設知賓二人接奉談論提督茶湯點視牀帳被褥務

要合宜

一親賓往來掌賓客者稟於家長當以誠意延款務合其宜雖至親亦宜宿於外館

一親朋會聚若至十人舊管不許於夜中設宴時有小酌亦不許至一更書則不拘

一親姻餽送一年一度非常慶弔則不拘此切不可過奢又不可視貧而加薄視富而加厚

一子弟未冠者學業未成不聽食肉古有是法非惟有資於勤苦抑欲其識齋鹽之味

學海類編
一子弟未冠者不許以字行不許以第稱庶幾合於古人責成之意

一子弟年十六以上許行冠禮須能暗記四書一經正文講說大義方可行之否則直至二十一歲弟若先能則先冠以媿之

子弟當冠須延有德之賓庶可責以成人之道其儀式竝遵文公家禮

一子弟已冠而習學者每月十日一輪挑背已記之書及譜圖家範之類初次不通去巾一日再次不通則

倍之三次不通則分紒如未冠時通則復之

一女子年及笄者母爲選賓行禮製辭字之

一婚姻乃人道之本親迎醮啐奠雁授綏之禮人多違之今一祛時俗之習其儀式竝遵文公家禮

一婚嫁必須擇溫良有家法者不可慕富貴以虧擇配之義其豪強逆亂世有惡疾者母得與議

一立嘉禮莊一所撥田一千五百

世遠
逐增

別儲其租令廉

一娶婦須以嗣親爲重不得享賓不得用樂違者罰之

入門四日壻婦同往婦家行謁見之禮

一娶婦三日婦則見於祠堂男則拜於中堂行受家規之禮先拜四拜家長以家規授之祝其謹守勿失復拜四拜而去又以房扁授之使其揭於房闥之外以爲出入觀省會茶而退

一子孫當娶時須用同身寸製深衣一襲巾履各一事仍令自藏以備行禮之用

一子孫有妻子者不得更置側室以亂上下之分違者責之若年四十無子許置一人不得與公堂坐

一女子議親須謀於眾其或父母於幼年妄自許人者公堂不與妝奩

一女適人者若有外甥彌月之禮惟首生者與之餘並
不許但令人以食味慰問之

一甥婿初歸除公堂以禮與之不得別有私與諸親並
同

一姻家初見當以幣帛爲贄不用銀葷他有饋者此亦
不受

一喪禮久廢多惑於釋老之說今皆絕之其儀式並遵

文公家禮

一子孫臨喪當務盡禮不得惑於陰陽非禮拘忌以乖大義

一喪事不得用樂服未闋者不得飲酒食肉違者以不孝論

一子孫器識可以出仕者頗資勉之既仕須奉公勤政毋蹈貪黷以忝家法任滿交代不可過於畱戀亦不宜恃貴自尊以驕宗族仍用一遵家範違者以不孝論

一子孫倘有出仕者當蚤夜切切以報國爲務撫恤下民實如慈母之保赤子有申理者哀矜懇惻務得其情毋行苛虐又不可一毫妄取於民若在任衣食不能給者公堂資而勉之其或廩祿有餘亦當納之公堂不可私於妻孥競爲華麗之飾以起不平之心違者天實臨之

一子孫出仕有以贓墨聞者生則於譜圖上削去其名死則不許入祠堂

如果被誣指者則不拘此

一宗人實共一氣所生彼病則吾病彼辱則吾辱理勢

然也子孫當委曲庇覆勿使失所切不可恃勢凌轢以忝厥祖更於缺食之際揆其貧者月給穀六斗直至秋成住給其不能婚嫁者助之

爲人之道舍教其何以先當營義方一區以教宗族之子弟免其束修

一宗族之無所歸者量撥房屋以居之更勸勿用火葬無地者總理義冢之中

一立義冢一所鄉鄰死亡委無子孫者與給樽槨埋之其鰥寡孤獨果無以自存者時賙給之

一宗人無子實墜厥祀堂擇親近者爲繼立之更少資之

一宗人若寒深當憫惻其果無衾與絮者子孫當量力而資助之

一祖父所建義祠蓋奉宗族之無後者立春祀先祖畢當令子弟設饌祭之更爲修理毋致隳壞

一立春當行會族之禮不問親疏戶延一人食品以三進爲節

一里黨或有缺食裁量出穀借之後催元穀歸還勿收

其息其產子之家給助粥穀二斗五升

一展藥市一區收貯藥材鄰族疾病其證章章可驗如瘡痢癰癤之類施藥與之更須診察寒熱虛實不可慢易此外不可妄與恐致悞人

一橋圯路淖子孫倘有餘資當助修治以便行客或遇隆暑又當於通衢設湯茗一二處以濟渴者自六月朔至八月朔止

一里黨之疴痒疾痛吾子孫當深念之彼不自給况望其饋遺我乎但有一毫相贈亦不可受違者必受天

殃

一拯救宗族里黨一應等務令監視置推仁簿逐項書之歲終於家長前會算其或沽名失實及執吝不肯支者天必絕之此吾拳拳真切之言不可不謹不可不慎

一子孫須恂恂孝友實有義家氣象見兄長坐必起行必以序應對必以名母以爾我諸婦竝同

一子孫之於尊長咸以正稱不許假名易姓

一兄弟相呼各以其字冠於兄弟之上伯叔之命姪亦

然姪之稱伯叔則以行稱繼之以父夫妻亦當以字
行諸娣姒相呼並同

一子姪年非六十者不許與伯叔連坐違者家長罰之
會膳不拘

一卑幼不得抵抗尊長一日之長皆是其有出言不遜所行悖

戾者姑誨之誨之不悛者則重箠之

一子孫受長上訶責不論是非但當俯首默受毋得分
理

一子孫固當竭力以奉尊長爲尊長者亦不可挾此自

尊攘拳奮袂忿言穢語使人無所容身甚非教養之
道若其有過反覆諭戒之甚不得已會眾箠之以示
恥辱

一子孫黎明聞鐘卽起監視置夙興簿令各人親書其
名然後就所業或有託故不書者議罰

一子孫飲食幼者必後於長者言語亦必有倫應對賓
客不得雜以俚俗方言

一子孫不得謔浪敗度免巾徒跣凡諸舉動不宜掉臂
跳足以蹈輕儇見賓客亦當肅行祇揖不可參差錯

亂

一子孫不得目觀非禮之書其涉戲謔淫褻之語者卽焚毀之妖幻符呪之屬竝同

一子孫不得從事交結以保助閭里爲名而恣行己意遂致輕冒刑憲墮圯家業故吾再申言之切宜刻骨

一子孫毋習吏胥母爲僧道母狎屠豎以壞亂心術當時以仁義二字銘心鏤骨庶或有成

一廣儲書籍以惠子孫不許假人以致散逸仍識卷首云義門書籍子孫是教鬻及借人茲爲不孝

一延迎禮法之士庶幾有所觀感有所興起其於學問資益非小若詭詞幻學之流當稍款之復遜辭以謝

絕之

一小兒五歲者每朔望參祠講書及忌日奉祭可令學

禮入小學者當預四時祭祀

每日蚤膳後亦隨眾到書齋祇揖須

值祠堂者及齋長舉名否則罰之其母不容者亦罰之

一子孫自八歲入小學十二歲出就外傳十六歲入大學聘致明師訓飭必以孝弟忠信爲主期底於道若

年二十歲其業無所就者令習治家理財向學
有進者不拘

一子孫年十二於正月朔則出就外傳見燈不許入中
門入者箠之

一子孫爲學須以孝義切切爲務若一向偏滯辭章深
所不取此實守家第一事不可不慎

一子孫年未二十五者除絰衣用絹帛外餘皆衣布除
寒凍用蠟屐外其餘遇雨皆以麻屨從事三十里內
並須徒步初到親姻家者不拘

一子孫年未三十者酒不許入脣壯者雖許少飲亦不
宜沈酗杯酌喧譁鼓舞不顧尊長違者箠之若奉延
尊客惟務誠懇不必強人以酒

一子孫當以和待鄉曲甯我容人毋使人容我切不可
先操忽人之心若屢相凌逼進進不已者當理直之
一秋成穀價廉平之際糴五百石別爲儲蓄遇時缺食
依元價糴給鄉鄰之困乏者

一子孫不得惑於邪說溺於淫祀以邀福於鬼神
一子孫不得修造異端祠宇妝塑土木形像

一子孫處事接物當務誠朴不可置纖巧之物務以悅人以長華麗之習

一子孫不得與人眩奇鬪勝兩不相下彼以其奢我以吾儉吾何害哉

一既稱義門進退皆務盡禮不得引進倡優謳詞獻技娛賓狎客上累祖考之嘉訓下教子孫以不善甚非小失違者家長箠之

一家業之成難如登天當以儉素自繩是準惟酒器用外子孫不得別造以敗我家風

一俗樂之設誨淫長奢切不可令子孫聽復習肆之違考家長箠之

一棋枰雙陸詞曲蟲鳥之類皆足以蠱心惑志廢事敗家子孫當一切棄絕之

一子孫不得畜養飛鷹獵犬專事佚遊亦不得恣情取贖以敗家違者以不孝論

一吾家既以孝義表門所習所行無非積善之事子孫皆當體此不得妄肆威福圖脅人財侵凌人產以爲祖宗植德之累違者以不孝論

一子孫受人贄帛皆納之公堂後與回禮

一子孫不得私造飲饌以徇口腹之欲違者姑誨之誨

之不悛則責之

產者病者不拘

一凡遇生朝父母舅姑存者酒果三衍亡者則致恭祠

堂終日追慕

一壽辰既不設筵所以襪履亦不可受徒蠹女工無益

於事

一家中燕饗男女不得互相獻酬庶幾有別

若家長舅姑禮宜饋

食者不拘

一各房用度雜物公堂總買而均給之不可私託鄰族

越分競買鮮華之物以起乖爭

一家眾有疾當痛念之延良醫以救療之

一居室既多守夜當輪用已娶子弟終夜鳴磬以達於

旦仍鳴小磬周行居室者四次所過之處隨手啓閉

門扃務在謹嚴以防偷竊有故不在家者次輪當者

續之

一防虞之事除守夜及就外傳者別設一人謹察風燭

掃拂竈塵凡可以救災之具常須增置

若油籃繫索之屬

更

列水缸於房圍之外

冬月用草結蓋以護寒凍

復於空地造屋安

置薪炭所有辟蚊蒿燼亦棄絕之

一 早嘆之時子弟不得吝惜陂塘之水以妨灌注

一 諸婦必須安詳恭敬奉舅姑以孝事丈夫以禮待娣姒以和無故不出中門夜行以燭無燭則止如其淫狎卽官屏放若有妒忌長舌者姑誨之誨之不悛則責之責之不悛則出之

諸婦謀言無恥及干與閫外事者當罰拜以媿之

一 諸婦初來何可便責以吾家之禮限半年皆要通曉

家規大意或有不教者罰其夫

一 初來之婦一月之外許用便服

一 諸婦服飾毋事華靡但務雅潔違則罰之更不許其飲酒年過五十者不拘

一 諸婦之家貧富不同所用器物或有或無家長量度給之庶使均而無怨

一 諸婦主饋十日一輪年至六十者免之新娶之婦與假三月三月之外卽當止饋主饋之時外則告於祠堂內則會茶以聞於眾託故不至者罰其夫膳堂所

有鎖鑰及器皿之類主饋者次第交之

一諸婦工作當聚一處機杼紡績各盡所長非但別其勤惰且革其私心

一主母之尊欲使家眾悅服不可使側室爲之以亂尊卑

一每歲畜蠶主母分給蠶種於諸婦使之在房畜飼待成熟時卻就蠶屋上箔須令子弟值宿以風燭所得之繭當聚一處抽繅更預先抄寫各房所畜多寡之數照什一之法賞之

一諸婦每歲所治絲絲之類羞服長同主母稱量付諸婦其成段正羞服長復著其銖兩於簿主母則催督而成之諸婦能自織造者羞服長先用什一之法賞之然後給散於眾

一諸婦每歲公堂於九月俵散木絲使成布疋限以次年八月交收通賣錢物以給一歲衣資之用公堂不許侵使或有故意製造不佳及不登數者則準給本房甚者住其衣資不給

病者不拘

有能依期登數者照什

一之法賞之其事並係羞服長主之

一諸婦育子苟無夫故必親乳之不可置乳母以飢人之子

一諸婦育子不得接受鄰俗雞子彘肩之類舊管日周給之

一諸婦之於母家二親存日禮得歸甯無者不許其有慶弔勢不可已者但令人往

一諸婦親姻頗多除本房至親與相見外餘並不許可相見者亦須子弟引導方入中門見燈不許違者會眾罰其夫

一婦人親族有爲僧道不許往來

一朔望後一日令諸生聚揖之時直說古列女傳使諸婦聽之

一世人生女往往多致淪沒縱曰女子難嫁荆釵布裙有何不可諸婦違者議罰

一女子年及八歲者不許隨母到外家餘雖至親之家亦不許往違者重罰其母

一少母但可受自己子婦跪拜其餘子弟不過長揖諸婦並同有違者監視議罰

死後忌日亦同

一男女不共盥漱不共溲浴以謹其嫌春冬則十日一浴夏秋不拘

一男女不親授受禮之常也諸婦不得用刀鑷工剃面一莊婦類多無識之人最能翻鬪是非若非高明鮮有不遭聾瞽切不可縱其來往歲時展賀亦不可令入

房闈

鄭氏規範終

建文忠節錄者錄諸先正之忠于所事而以死殉之者也夫諸先正之死烈矣於今纔百餘年而其遺事已落無傳至有舉其名而懵然者嗚呼忠義之名當與天地同不朽顧湮沒亦至此耶嘗考商周之際武王克商夷齊餓死聖賢之行若甚不能同者然究而論之武王之所行者仁也夷齊之所守者義也不有武王固無以安天下不有夷齊又何以風勵後世繇八百年之精神命脈哉此錄之所以不容已也錄中四十六人名氏皆閩中宋君端儀嘗采輯爲錄而未成者予因旁加攷撫

得方先生而下二十人事略類而粹之以為斯錄一字
 一句皆據實以書不敢輒有增損其漫無可考者闕之
 以俟同志君子嗚呼諸先正之淑履關於世道也甚大
 非寡陋者所能測乃不自揆而僭為纂述如此其何以
 追不韙之罪也哉正德丙子五月既望後學新淦張芹
 書于南臺公署

建文忠節錄目次

黃子澄

齊泰

方孝孺

練子甯

黃觀

陳迪

卓敬

戴德彝

龔泰

廖昇

陳性善

胡閏

宋徵

王叔英

鐵鉉

侯泰

巨敬

甘霖

鄒公瑾

魏公冕

景清

陳繼之

張統

曾鳳韶

茅大芳

胡子韶

黃鉞

韓永

王度

高翔

王良

廖鏞

王良

程本立

陳彥回

石撰

程通

周是修

顏懷

高巍

張昞

王省

姚善

葛誠

俞逢辰

林嘉猷

王璉

鄭恕

鄭華

程濟

謝貴

宋忠

馬宣

朱鑑

徐輝祖

黃彥清

劉政

彭二

盧原質

葉惠仲

牛景先

周璿

謝昇

郭任

盧迥

毛泰

黃魁

暴昭

董庸

盧振

已上總七十八

建文忠節錄

明 新淦張 著 編

太常寺卿黃公

公諱子澄江西分宜人初名澁以字行博學多才洪武
 癸亥貢入太學明年京闈鄉試第二乙丑會試第一進
 士及第第三授翰林院修撰尋兼春坊官侍東宮講讀
 累遷太常寺卿太孫立諸王多不心服一日太孫坐東
 角門召子澄告曰諸王尊屬各擁重兵何以制之澄以
 漢平七國事為對太孫喜曰得先生謀吾無慮矣及即

位有言周齊湘代岷五府爲變者朝罷召子澄謂曰先生憶昔東角門之言乎子澄曰不敢忘也遂與齊泰謀遣李景隆往執周王徙代王于邊以兵圍湘王于荆王自焚死執齊王囚之京師岷王降爲庶人燕邸亦加誚讓朝廷以子澄爲功褒賞之己卯七月靖難兵起移檄誅子澄及齊泰等耿炳文旣敗詔李景隆率兵百萬以往景隆自負文武材子澄授以指畫景隆依違而已子澄甚憂之未幾景隆戰敗奔還京師赦不誅子澄哭諫曰景隆出師無紀意在觀望不誅之以謝宗社何以懲

將士不聽已而徐凱盛庸繼踵敗衄顧成等皆降子澄撫膺慟曰大事去矣萬死不足贖誤國之罪矣乃賦詩以志痛詩曰仗鉞曾登大將壇貂裘遠賜朔風寒出師無律眞兒戲負國全身獨汝安論將每時悲趙括攘夷何日見齊桓上方有劍憑誰借哭向蒼天幾墮冠聞者哀之尋用廷臣議謫子澄及泰于遠方以快敵意其實陰使之募兵也時諸將猶守淮南而文廟之師渡江矣京城破子澄死之宗黨連坐者甚眾

兵部尚書齊公

公諱泰應天府溧水人洪武丁卯鄉貢進士始名德受
知于高廟改賜今名筮仕禮部主事一日雷震謹身殿
上躬禱于天擇九年無過官陪禮泰與焉乙亥爲兵部
左侍郎戊寅進本部尙書嘗被召問邊將姓名泰歷數
無遺又欲考諸圖籍泰出袖中手冊以進自是益承眷
遇及上棄羣臣泰與受顧命輔嗣君曰見倚重遂與黃
子澄議削弱諸藩邸及靖難兵起泰主用兵之策命將
出師多其籌畫嗣君惟召學士輩討論周官法度處使
殿弄翰墨而已閩外事一以付泰泰遂移檄指斥親王

或難之泰怒曰名正言順敵乃可服是何言耶語聞泰
罪遂重泰以谷王漏師遁還慮遼甯二府爲變召還京
師甯王與靖難師合惟遼王至始與北兵戰猶互有勝
負及勢不可支乃謫其官以求解兵時二年七月也李
景隆奉書文皇謂齊黃皆已屏竄遐荒可息兵矣文皇
不信進兵益急尋召泰還而京城已定嗣君出走泰追
之不及至廣德州時翰林修撰王叔英在州募兵以泰
爲貳令州人執之旣至泰告之故乃釋與圖再舉後被
執不屈而死親黨連及者數百人

或云泰之脫走也其所乘白馬極駿慮人

學海類編
識之乃以墨塗黑焉既而行遠
馬汗流墨脫竟爲人所蹤跡

翰林侍講方公

公諱孝孺字希直一字希古別號遜志浙江甯海人父克勤爲濟甯太守子三人公其仲也生之夕有大星墮于其所自幼精敏絕倫雙瞳炯炯如電日讀書積寸年十四五侍父北遊歷齊魯故墟覽周公孔子之廟求七十子之遺蹤慨然以爲彼七十子縱顏閔未可幾及其餘若樊遲冉求輩使與之同時豈皆讓之但今世無孔子者出不得所依歸耳自是精思力踐進修不已弱冠

從學宋濂時濂所收皆天下名士公五經百家皆已蘊藉凡理學淵源之統人物絕續之紀盛衰機微之載名物度數之詳靡不研精離析而會歸于大通謂化民必自正家始作宗範九篇以告宗人嘗臥病絕糧家人以報輒曰古人有三旬九食甌無儲粟者窮豈獨吾哉因相與大笑而止父嘗被誣謫戍江浦上疏乞代役不報洪武十五年吳沈揭樞等荐公可大用聘至入見稱旨上謂太孫曰此莊士也當老其才以輔汝試靈芝甘露論諭遣還家丁卯復召至上方重賞罰以其志存教化

謂左右曰今非用孝孺時乃擢將仕佐郎漢中府學教授蜀獻王延之處以賓師使之講經論文無虛晷當時蜀治依于禮樂公之功也丙子校文應天府戊寅太孫卽位召爲翰林侍讀學士每臣僚奏事必命公展前批答言聽諫行近古所無公嘗作書事詩曰斧展臨軒几硯閒春風和氣滿龍顏細聽天語揮毫久攜得香烟兩袖還風軟彤庭尙薄寒御爐香繞玉闌干黃門忽報文淵閣天子看書召講官其相與如此時朝議削弱諸藩公與其謀靖難師起移檄誅奸臣公名與焉姚廣孝嘗

啓文廟曰殿下入京幸勿殺方孝孺殺此人天下讀書種子絕矣至是勢迫公自分必死乃作絕命詞其略曰天降喪亂兮莫知其由奸臣得計兮謀國用猶忠臣發憤兮血淚交流以死徇君兮抑又何求嗚呼哀哉兮庶不吾尤旣而文廟踐祚求代草姚者廣孝薦公召之數四乃以喪服入見痛哭不止援以筆投之地文廟曰吾效周公輔成王而來公曰旣稱周公輔成王成王安在且成王旣沒當立成王之子因有滅十族等語文廟大怒命割其舌乃含血犯御座語極不遜磔之至死乃已

遂誅其宗親八百四十七人焚夷其先人墓後仁廟嘗
 與近臣論及曰孝孺是個忠臣永樂二十二年十一月
 御劄禮部建文中奸臣正犯已受顯戮家屬初發教坊
 司錦衣衛浣衣局并習匠及功臣家為奴今有存者既
 經大赦可宥為民給還田宅于是惟一子婦魏氏得歸
 即其故居立祠祀之所著有遜志齋集行于世或云初
父子好賢下士與公交誼甚篤景隆之帥師北伐由公
薦之既而兵敗不誅漸有異志人多知之以告建文建
文雅信公遂不復疑卒開
門以降蓋不免于誤國也

副都御史練公

公諱安字子甯以字行江西新淦人父伯尙洪武間為
 起居注以直言忤旨謫歸德州同知後遷臨安鎮江二
 府通判卒于官公性資英邁志操不凡幼從鄉長者竹
 莊先生遊竹莊命賦水竹村居有千山暮雨石泉通一
 夜春雷籟龍長之句竹莊甚奇之後遊邑庠與金公幼
 孜相友善嘗謂曰子異日必為良臣吾當為忠臣洪武
 甲子領鄉薦明年入對大廷極言朝廷用人徇其名而
 不求其實以小善而迅進之以小過而迅戮之因歷陳
 古人所以教養任用之道言甚剴切高廟嘉之擢第二

名進士及第授翰林院修撰公益以名節自礪于是聲望藹然未幾以母喪去位力行古喪禮服闋升吏部左侍郎尋遷御史臺左副都御史革除閒與方公孝孺特見信用靖難師起公極論曹國公李景隆奸邪不忠一日于朝班內執景隆數其罪奏請誅之不聽公憤激稽首請先伏誅遂罷朝師既渡淮靖江府長史蕭用道衡府紀善周是修上書論大計指斥用事者罪書下羣臣及兩人議用事者怒盛氣以詬兩人公言國事至此尙不容言者乎願所論吾過有則改之無則加勉詬者愧

而止文廟繼統召公責問公不屈而死姻親被逮戍邊徼者甚眾惟吉水錢氏得免及錢公習禮仕于朝爲鄉人所持恆懷不安以告少保楊公榮楊公乘閒以聞文廟欣然曰使練子甯今日在此朕固當用之耳後同知王佐輯公遺文一帙序之曰金川玉屑集提學副使李夢陽立金川書院祀公父子名其堂曰浩然而刻石記焉

禮部右侍中黃公

公諱觀字瀾伯一字尙賓池州貴池人父贅于同邑許

氏從其姓公既仕始復姓公自幼穎異長受業于元翰林制黃公殷士天兵入大都殷士死之公益砥礪以忠義自許洪武庚午領鄉薦辛未入對禦戎策大要以天道福善禍淫之機人事練兵講武之法爲言高廟嘉之擢狀元及第授官翰林尋陞禮部右侍郎革除年閒改官制增侍中員次尙書以公爲之與方公孝孺等日見親用靖難師既渡淮公徵兵上游率諸郡人援奮不顧家日行且募兵至安慶聞京城已定痛哭謂人曰吾妻素有志節必不受辱遂招魂葬之江上明日家僮自京逃來果言夫人翁氏暨二女俱被執有象奴得之叱取釵釧出市酒肴夫人遂攜二女率家屬十人赴淮清橋下溺焉公舟至李陽河度大事已去不可爲乃東向再拜于羅漢磯湍水急迅給舟人奮櫂遂自溺焉郡人柯濯嘗爲傳其事匿不示人後知縣清江龔守愚于公所居故址學宮之西立祠祀之

禮部尙書陳公

公諱迪字景道甯國宣城人曾祖巨卿元江州路總管祖賢父仲康撫州守禦千戶所百戶公自幼儻有志

操洪武初辟郡學訓導己未以通經召除翰林編修乙丑陞侍講預修大典辛未陞山東布政司左參議捕蝗弭盜民甚德之甲戌丁內艱奪情起服辭不允乙亥陞雲南左布政使時曲靖烏撒烏蒙等處苗賊猖獗公帥師擊破之獻俘于朝有白金綵幣之賜戊寅陞禮部尙書革除二年水旱求言公條陳濬刑獄恤流民等事多見采納尋加太子少保辭所兼俸不受靖難師起公與太常寺卿黃子澄兵部尙書齊泰等上疏陳大計文廟繼統召公責問公不屈與子丹山丹鳳等六人同高子

市丹山等哭叫曰父親累吾輩也迪曰今日休說這話

一云迪之臨刑也文皇命割其子肉塞入迪口令自啖之因問曰好吃否迪曰這是忠臣孝子的肉香美好吃吾若是亂臣賊子

初廷臣同約死義者二十五人惟鄭賜黃福尹昌隆歸附後數十年有司于公故居立祠祀之

戶部侍郎卓公

公諱敬字惟恭浙江瑞安人後徙滄州博學多能談論英發天文律歷地理兵刑皆造其奧十五六歲時讀書寶香山嘗夜歸值風雨路得一牛騎以行及門縱之則虎也洪武戊辰由進士爲給事中嘗言諸王服飾逾制

高皇笑而納之歷宗人府經歷進戶部侍郎革除初文廟入朝卓密奏曰燕王智慮絕人酷類先帝夫北平者強幹之地金元所由興也宜徙燕封南昌以絕禍萌夫萌而未動者幾也量時而爲者勢也勢非至剛莫能斷幾非至明莫能察疏上建文君大驚袖而入事遂寢後靖難兵入有執敬數之曰此得非前日奏吾諸王者耶敬厲聲對辭不遜且曰若用敬言王何能至此上怒欲殺之繫之獄使人諷之受官不屈姚廣孝乃借吳不殺范蠡而蠡卒滅吳王衍不殺石勒而勒終滅衍夫敬言誠見用陛下豈有今日于是斬敬夷三族

左拾遺戴公

公諱德彝浙江奉化人洪武甲戌進士第三授翰林編修甫三載陞侍讀上諭之曰官翰林者雖以論思爲職然旣列近侍旦夕在朕左右凡國家政治得失生民利病當知無不言昔唐陸贄崔羣李絳之徒在翰林皆能正言讜論補益當時顯名後世爾盍以古人自期待哉公與侍讀張信皆頓首謝由是感奮思所以稱上意拾遺補闕直聲振于朝改監察御史益善于其職革除閒

學海類編 卷之十一 行言
改左拾遺靖難師既迫與黃子澄齊泰方孝孺練子甯
胡閏宋徵韓永等日夜畫策防禦後俱難

都給事中龔公

公諱泰字叔安浙江義烏人九歲而孤母傅氏躬教之
洪武丙子領鄉薦入太學授戶科給事中辛巳遷都給
事中壬午六月靖難師駐金川門與妻傅訣曰顧事至
此吾分死矣爾齋勅攜幼穉以歸否則俱溺于井辱可
免矣言未既火起內廷公馳赴之道爲兵校所執見上
于門外命非奸籍者釋之公亦釋遂從城上投下而死

時年三十六

太常寺少卿廖公

公諱昇洪武中爲五軍都督府斷事二十九年六月遷
太常寺少卿革除中修太祖實錄與侍讀學士高巽志
俱爲副總裁壬午六月京師平自縊死

副都御史陳公

公諱性善初名復以字行浙江山陰人洪武丁丑進士
授行人司副遷翰林檢討動止安雅書法精研上嘉悅
之超拜禮部左侍郎革除閒以副都御史監李景隆軍

北伐白溝河之敗朝服躍馬入河以死

大理寺少卿胡公

公諱閏字松友江右鄱陽人嘗題竹詩于吳芮祠壁閒

太祖征陳友諒時見之深加嘆賞陰記其姓名詩云幽人無俗

懷寫此蒼龍骨九天後以荐至闕上識之曰此題詩鄱

陽廟者也授都督府經歷革除閒累遷大理寺左少卿

靖難兵入京師死之

宗人府經歷宋公

公諱徵革除閒建議親藩不順削其屬籍故靖難之兵

討焉事平就戮其詳不可考

翰林修撰王公

公諱叔英字原采號靜學浙江黃巖人洪武中為漢陽

縣知縣革除初召為翰林修撰上資治八策曰務學問

曰謹好惡曰辨邪正曰納諫諍曰審才否曰慎刑賞曰

明利害曰定法制皆援古證今鑿鑿可行且曰太祖皇

帝除奸剔穢抑強鋤梗如醫者之去疾農夫之去草然

急于去疾則或傷其體膚嚴于去草則或損于禾稼固

自然之勢今體膚疾去之餘則宜調燮其血氣禾稼草

去之後則宜培養其根苗亦宜然之理也識者知公有
經濟遠略靖難師起公奉命募兵廣德知事不可爲乃
沐浴具衣冠書絕命詞曰人生穹壤閒忠孝貴克全嗟
予事君父自昔多過愆有志未及竟奇疾忽見纏肥甘
空在案對之不能咽意者造化神有命歸九泉嘗聞夷
與齊餓死首陽巔周粟豈不佳所見良獨偏高蹤遠難
繼偶爾無足傳千秋史臣筆慎勿稱希賢又書于案曰
生既久矣愧無補于當時死亦徒然庶無慚于後世遂
自經而死公將死以書抵祠山道士盛希年曰可葬吾

祠山之麓希年卒收葬之後廣德知州莆田周瑛重修
公墓立石爲記

兵部尙書鐵公

公諱鉉河南鄧州人洪武閒由國子生授禮科給事中
一云初爲都督府斷事奏對詳明高廟喜之字之曰鼎
石嘗有訴藩府違法狀者召至屬法司鞫之數日獄未
成高廟怒屬公鞫之片時而成自是益見愛重凡法司
有疑獄必以屬公未幾擢山東布政司參政靖難師起
曹國公李景隆奉命出師駐德州公督漕運飛芻挽粟

水陸並進未嘗乏缺俄軍敗南奔公與斷事高公魏相
遇于臨邑遂協謀募兵固守濟南既而被圍相持不下
城有攻破者輒完之受圍既久乃伏兵門內開門詐降
欲誘文皇入城下閘板閉之幾中其計已而出兵戰城
下靖難師大敗奔還凡三月圍始釋事聞賜金幣封三
代入謝陞右布政使尋陞兵部尙書佐大將軍歷城侯
盛鏞總天下兵北伐文皇繼統以計擒之械至京師責
問不屈而死

刑部尙書侯公

公諱泰不知何所人革除閒爲刑部尙書靖難師起公主抗
禦之策壬午二月運糧至濟甯諸郡五月復運糧至淮
安時京師已告急六月赴京行至高郵被執七月十日
就戮

戶部主事巨公

公諱敬山西平涼人革除閒爲戶部主事與陳迪等俱
被責問不屈而死

監察御史甘公

公諱霖安慶懷甯人洪武丁卯領鄉薦爲監察御史持

正不靡及文皇即位固執不從被執求死乃伏誅

鄒魏二公

鄒公諱公瑾魏公諱公冕俱江西永豐人鄒為大理寺丞魏為監察御史靖難師駐金川門有約開門迎納者二公率同僚十八人即殿前殿之幾死其日輟朝二公大呼曰請速加誅臣等義不與同生不聽次日宮中自焚走文廟繼統二公俱自殺

僉都御史景公

公諱清陝西真甯人革除閒為僉都御史以剛直聞文

皇入南都清死之

一云文皇既即位清陽臣服而陰懷

圖不軌者遂驚覺明日視朝令徧搜羣臣清果衣紅而
潛挾利刃詰之對曰欲為故主報仇耳乃用鐵帚刷其
肉至盡親屬連坐者尤眾

給事中陳公

公諱繼之福建莆田人登革除二年進士授戶科給事中以江南僧道多占腴田蠶食百姓乃奏請僧道人給五畝餘以賦民從之靖難師起公累有建明因肆指斥文廟繼統召公責問不屈而死

吏部尚書張公

公諱統字昭季別號鸚菴陝西富平人父號月川文行
知名公于識通敏洪武閒由明經舉歷雲南布政司右
參政進左布政使凡雲南土地貢賦法令條格祀神壇
祠公署廨宇與夫上下典儀公用程度悉公裁定夷民
心孚遠近奠安洪武三十年三月入覲考最爲天下第
一三十一年爲吏部尙書文廟繼統命公與戶部尙書
王鈍俱以半俸致仕公遂自經于部之後堂

監察御史曾公

公諱鳳韶江西廬陵人洪武末年進士革除開爲監察
御史嘗侍朝班彈劾無所避忌聞者駭愕靖難師起議
遣使致書請罷兵歸國無敢行者公獨請行至軍前不
納公取竹通節入書鼓風達之亦不報文皇繼統嘉其
直復以御史召不赴尋加侍郎召又不赴乃刺血書憤
詞于襟其略曰子生居廬陵忠節之邦素負骨鯁之強
讀書而登進士第仕宦而至繡衣郎慨一死之得宜可
以含笑于地下而不愧吾天祥囑妻李氏子公望勿易
衣遂自殺時年二十九李氏亦死于節

副都御史茅公

學海類編
公諱大芳泰州人供武備以儒士應辟典教淮南考績
入朝高廟召對悅之擢秦府長史且勉以董子輔相之
業公以特受隆遇懼無以稱益自感激諫諍彌綸得大
臣體逾年秦國稱治革除閒累官副都御史靖難師起
公以詩寄淮南守將梅殷曰幽燕消息近如何聞說將
軍志不磨縱有火龍翻地軸莫教鐵騎渡天河關中事
業蕭丞相塞上功名馬伏波吾老不才無寸補西風一
慟一悲歌聞者壯之文廟繼統不屈而死

刑部侍郎胡公

公諱子韶字仲常一字伯尙舊名志高方孝孺之教授
漢中也公從之遊後以儒士薦至京師高廟重之革除
閒爲史官歷山東按察僉事遷刑部侍郎壬午九月十
一日受戮

四川嘉定
州榮縣人

戶科給事中黃公

公諱鉞字叔揚蘇州常熟人洪武初以太學生授典史
後登革除庚辰進士遷戶科給事中以憂家居壬午歲
自投秦川橋下死

兵科給事中韓公

公諱永陝西西安人一云山西革除中為兵科給事中

戶科與陳迪巨敬戴德彝等俱被責問不屈而死

監察御史王公

公諱度字子中惠州歸善人由明經儒士授山東道監察御史有直聲嘗監革除二年會試壬午七月以奸黨發賀縣千戶所充軍後出不遜語坐族誅

監察御史高公

公諱翔陝西朝邑人有文學洪武中以明經薦授監察御史所論奏皆關國家機事文廟素聞公名及繼統召

公將用之公喪服入見語又忤旨乃坐族誅

翰林修撰王公

公諱良字敬止江西吉水人庚辰進士初取狀元將傳臚以貌不及胡

廣乃以廣易之公次焉遂遵洪武乙丑事例首甲三人皆授翰林修撰聞靖難師起憂怛

不食日就羸憊以辛巳九月卒革除君閔之遣禮部侍

郎黃觀諭祭于家吉安志云文廟繼統羣臣多往迎附公慟哭與妻子訣是夜服腦子死非

實

散騎舍人廖公

公諱鏞無為州巢縣人德慶侯權之子革除閒以元勳

學海類編
之後任散騎舍人見用癸未四月十日就戮母湯氏東甌王長女
入也浣衣局弟銘鉞俱充軍

浙江按察使王公

公諱良字天性河南開封人居常以忠孝自許建文辛巳坐事以刑部侍郎左遷浙江按察使謁岳飛廟誓曰苟愧武穆非人也壬午六月間難慟哭誓必死會命使召公公集本司及各道印于私第嗟嘆者久之妻問故公曰吾分應死顧思所以處汝未決耳妻曰吾則不難處君爲男子乃爲婦人謀乎遂投池水而死公卽列

薪于戶命妾抱幼子往某僉事家以宗祀爲託遂闔室自焚事聞上曰死自其分燬印可罪耳徙其家于邊

江西按察副使程公

公諱本立字原道別號巽隱族出伊川遠祖杞自開封徙杭曾祖鵬自杭徙秀州崇德父德剛生公于鳳鳴里公少有大志聞金華朱彥修兄弟得考亭之學于許文懿公乃往就學造詣日深洪武丙辰舉明經秀才擢秦府引禮舍人召見奉天門下賜馬匹楮幣在任五月以母艱去庚申服除補周府禮官從王之國大梁丁卯春

學海類編
從王朝京師彼累謫雲南馬龍他郎甸長官司吏目留
家大梁以一僕之任所部百夷叛逆公單騎深入爲書
諭以禍福諸夷感悅邊事以息時西南當王師初靖餘
孽尙驕長官不能戢遂屢生變公創爲賑濟安撫之計
身歷艱險自楚雄姚安以逮大理雀慶麗江永昌咸賴
其撫綏由是軍民得安戊寅奏計京師府尹向瑤學士
董倫交章薦其文行乃徵入翰林纂修高廟實錄陞左
僉都御史辛巳歲以失誤陪祀調除仍留翰林纂修明
年實錄完調江西按察副使未及行適靖難兵渡江公

有所見而遂自盡實壬寅六月十三日也官因追其恩
典家無遺貲時稱爲清御史所著有巽隱集四卷藏于
家

徽州府知府陳公

公諱彥回福建莆田人父諱立誠洪武閒歷仕州縣以
罪被誅家屬發戍雲南之臨安多道卒比至蜀惟公與
祖母郭氏存旣而遇赦無資以還乃依定遠知縣鄉人
黃積良以居遂從其姓更名禮未幾積良亦謫去公轉
依南充縣丞于中和其後閩中教諭嚴德政以明經薦

學海類編
公爲保甯府學訓導九載考績高廟親擢爲平江知縣
明年高廟晏駕公捧香入臨給事中楊惟中等薦陞知
徽州府明年朝覲考覆稱職賞賚甚厚其年冬丁郭氏
憂徽民詣闕奏留未報革除己卯春公乃疏其改姓歷
官情罪乞正名籍乃罷爲民尋命復官甯治郡事公復
上疏乞終制得許歸葬葬畢卽回郡供職明年復莅徽
州會靖難兵起公募義勇赴援文廟繼統械至京師不
屈而死

甯府左長史石公

公諱撰山西平定州人洪武中爲甯府左長史太宗靖
內難諸郡縣皆下撰在大甯獨爲守備上怒攻拔之得
撰不爲屈遂支解而死

遼府左長史程公

公諱通字彥亨績溪人祖平素業儒洪武初謫戍延安
守同謫而旅死者平遣子以誠負遺骨歸其家其家以
貧故不納又買地葬之公少有至性動必以禮以縣學
生貢入太學聞父喪徒步歸葬廬墓下三年哀慟毀瘠
妻子至不相識時平已老公上書言臣壯而無父祖猶

父也臣祖老而無子孫猶子也更相爲命願代其役詞
極懇切上嘆曰孝哉若人命兵部除其籍驛送平還鄉
後舉應天府鄉試授遼王府紀善以祖喪免歸復廬墓
三年服闋進左長史王之國靖難師起朝廷遣人告急
通草上封事數千言進之文皇入繼大統知公有封事
詔械詣京師死之家人戍邊錄其家得田數十畝遺書
數十百卷而已公初讀書卽勵志聖賢之學故所立如
此

衡府紀善周公

公諱以德字是修以字行江西泰和人洪武閒爲霍邱
訓導入見高廟問曰汝年幾何對曰年四十四又問曰
家居何事曰導人爲善而已高廟喜擢周府奉祠正革
除初年有訴王不法者官屬皆下吏公以嘗諫得免改
衡府紀善任編纂于翰林靖難師起公數論國家大計
及指斥用事者誤國用事者怒共挫折之公不爲動師
入金川門公畱書別友人江仲隆解縉紳胡光大蕭用
道楊士奇且付後事暮入應天府學自經死越數月御
史言公不順天命請加追戮文廟曰彼食其祿自盡其

心耳置不問公平生負氣節嘗曰忠臣不以得失爲憂故其言無不直貞女不以死生爲慮故其行無不果卒能償其志云

又計沛縣知縣顏公

公諱瓌字伯瑋江西廬陵人唐魯公真卿之後以賢良徵授徐州沛縣知縣未幾靖難師起所過郡縣皆歸附公獨以死自誓時曹國公出師駐德州公督民給軍餉措畫有方未嘗缺乏辛巳六月靖難師直擣濟甯過沛沛民竄匿公招來之九月設沛豐軍民指揮司集民壯

五千人築堡備禦壬午正月靖難師駐沙河二十二日攻沛公遣縣丞胡先詣徐州告急既而度不能支預送其子有爲出走告之曰汝還家白大人子職勿克盡矣題察院壁曰太守諸公監此情只因國難未能平丹心不改人臣節青史誰書縣尹名一木豈能支大厦三軍空擬築長城吾徒雖死終無憾望采民艱達聖明夜二鼓師入東門指揮王顯迎降公冠帶升堂南拜大哭曰臣無以報國矣乃自經死其子不忍去復還公已死矣遂自刎以從俄擒主簿唐子清典史黃謙至亦死之縣

承胡先收公父子屍葬沛南關題曰顏公墓

前斷事高公

公諱巍字不危山西遼州人洪武十五年應貢入太學十七年以孝行被旌表尋授前軍都督府試左斷事十八年上疏欲墾河南山東北平兵後荒田及抑末役慎選舉惜名器數事高廟深嘉納之後因斷事不稱旨當罪以議賢謫戍貴州關索嶺仍許以姪代役革除初年上疏陳情乞歸田里許之既而遼守王欽辟送赴銓曹靖難師起公建議乞效主父偃下推恩之令分封藩王

子弟以少其力遂命公從曹國公李景隆出師參贊軍務公累上書文廟請罷兵歸國不報俄而戰敗隨景隆南奔遇督餉參政鐵鉉于臨邑遂與協謀固守濟南頗著勞績後從征晉陽雁門等處既而聞京城已定乃縊死驛舍

北平左布政使張公

公諱昞山西澤州人國初舉人材革除閒爲禮部侍郎時欲削弱諸藩凡王封所在悉更置守臣以素負重望者居之乃以公爲北平左布政使公察文廟必起兵遂

與都指揮謝貴以在城七衛及屯田軍士列九門防守
掾吏李友直泄其謀會朝廷遣內官護衛官屬文皇召
公及貴入府執之皆不屈而死己卯七月六日及繼統
族誅其家後上屢夢公等被髮爲厲命出其屍焚而棄
之面猶如生

濟陽教諭王公

公諱省字子職江西吉水人洪武壬子領鄉薦明年詔
免會試命吏部次第擢用之公以親老乞歸養復以文
學應徵高廟親試稱旨例當殊擢公以才薄力弱親老

乞便遂授浮梁教諭尋丁外艱起改睢陽八年改濟陽
靖難師起至濟陽公爲遊軍所獲從容引譬辭義慷慨
眾舍之公乃升明倫堂召諸生謂曰若等知此堂何以
名明倫今日且都不說只說君臣之義一節如何遂大
哭諸生亦哭遂以頭觸堂柱而死後有司立祠學宮祀
之其子禎爲夔州通判亦死于賊

蘇州府知府姚公

公諱善字克一湖廣安陸州人初姓李後復今姓志行
純實學識高遠工詩洪武中由鄉舉歷祁門丞同知廬

州重慶所至有能聲三十年擢知蘇州治爲列郡最隱
士王賓獨居陋巷公往候見舍車騎詣門賓問爲誰應
曰姚善乃開門延語及賓報謁而府門再拜而去公自
邀還賓辭曰非公事不敢入也又將候韓奕奕避入大
湖公嘆曰韓先生可謂名可得聞而不可得而見也已
卯靖難師起公畫策勤王與有勞焉壬午京師平時黃
子澄朝廷索之急避于公所約與航海公曰在公則可
在善則不可善守土之臣當與城存亡子澄去善竟伏
節而死或記云當時燕師日迫建文君與方孝孺用漢
破七國之策貶齊黃于外善言于朝曰有文武

才略可以扶顛濟危者反置之散地不用今事狼狽須
急召之詢其姓名不對再三詢之則曰于今人才豈有
過于黃太卿哉遂復召二人不至則
是善嘗在朝也然其詳不可考矣

燕府長史葛公

公諱誠不知其所以進靖難師未起時文皇嘗病中暑
布政使張昞偕三司官入問疾見文皇四圍皆著火爐
猶自呼寒皆懼危篤獨誠密語云非病也不得于上故
耳因令人上變會文皇遣人至京奏事齊泰等言于建
文君執之既成獄卽發符逮王府官屬後謀不果見殺
族其家

教授俞公

公諱逢辰南陽鎮平人兵起時以泣諫被戮

陝西按察僉事林公

公諱嘉猷本名鼎以字行浙江甯海人洪武中以儒士

校文四川後入史館累遷陝西僉事嘗得燕邸密事以

告方孝孺壬午九月丁亥被戮

時遣錦衣千戶張安齎書許世子襲封公謀也

甯波府知府王公

公諱璉字器之莒州日照人學通經史長于春秋初任

教授謫遠方洪武末以賢能薦授甯波知府清儉律己

平易近民杜私謁革吏弊政教兼明而自奉儉約一日
見饌有魚肉大怒命撤而瘞之號埋羹太守惟痛繩武
人之不法者以故軍衛銜之靖難兵迫方造船航海勤
王爲軍衛縛送京師文皇問造舟何爲對曰由海趨瓜
州以截來路耳上義而釋之得還田里

蕭縣知縣鄭公

公諱恕台州仙居人由訓導遷蕭縣知縣靖難師起竭
力拒守被擒而死時年五十六二女當給配亦死之子
濂湜皆從坐

東平州判官鄭公

公諱華台州臨海人洪武丙子貢士授行人革除閒謫東平州判官將赴任聞靖難師至以妻子託其友人馳至東平力疾戰死

岳池教諭程公

公諱濟陝西朝邑人洪武閒以明經爲四川岳池縣儒學教諭公有法術岳池去朝邑數千里寢食俱在朝邑而日治岳池學事不廢革除閒上書言某月某日西北方兵起朝廷以爲非所言繫至京召入將殺之公叩

頭曰陛下幸囚臣期而無兵臣死未晚也遂繫公獄已而兵果起乃赦出公更以爲軍師護諸將北伐與靖難兵先鋒戰于徐州大捷會曹國公師退文皇至江上公逃去不知所終初徐州捷時諸將樹碑載戰功及統軍者姓名公忽夜往祭碑人莫測其故後文皇過徐州望見碑問知之大怒趨左右碎碑方一再椎命止勿擊錄其碑文遂按碑族誅諸將無得脫者公姓名正在擊處遂免往日之祭蓋禳之也

北平都指揮使謝公

公諱貴革除開議削諸藩文皇稱疾齊泰謀以備虜爲名以貴爲北平都指揮使與張昞潛通王府官屬覘察動靜貴等謀欲先發同官張信與布政司吏李友直入王府告變遂與昞同召入端禮門伏發就擒而死

參將宋公

公諱忠革除開朝議欲削燕邸命公爲參將以備虜爲名練兵北方守懷來靖難師至公帥兵拒敵將士多北平人對陣時見其父兄弟皆無鬪志遂大潰公被執而死

都指揮馬公

公諱宣奉命守薊州靖難兵起朱能張玉來戰公與鎮撫曾溶等閉城堅守玉等反覆諭之不下遂擁眾急攻宣率兵出拒玉遣精銳衝敗之遂與溶皆被執而死事聞革除君褒卹之

都指揮朱公

公諱鑑提兵守大甯靖難帥至拒戰而死事聞革除君

閔之卹典加厚

相傳鑑與馬宣之死皆略無異辭云當時用兵累年武臣死事者甚眾不能悉

記

魏國公徐公

公諱輝祖中山王達之子襲封魏國公高廟崩諸王世子及郡王多在京遺命三年喪畢遣還時仁廟漢庶人趙王皆留遺詔至北平文皇有疾遣人扶掖哭臨語莫能辨如是數月乃乞仁廟及漢趙視疾朝廷以遺詔不許既而屢請益哀懇建文君將許之輝祖不可乃止明年文皇疾愈入朝復申前請建文不忍違召輝祖及弟都督增壽議增壽獨以百口保無他虞于是仁廟及漢趙遂得還國蓋文皇后中山王女也故朝廷謀必及之

靖難師將起輝祖復與齊黃陰謀加兵于燕及文皇卽位齊黃輩皆死獨輝祖以中山王子赦不誅革爵閒住尋繫獄而卒永樂五年八月朔日奉聖旨比先徐輝祖與黃子澄齊泰盧振張昞葛誠等通同謀危社稷以後事發黃子澄等伏誅徐輝祖是中山王男因念中山王比先平定天下有大功于國家以此不曾罪他只著在閒今病故了中山王的功不可忘如今著他嫡長男還襲中山王原封魏國公爵中山王沒後的祿米戶部查了都還他

已上五十五人

黃公彥清不知何所人革除閒巡撫某地文皇即位頒詔至

不受命謀欲起兵其下皆已歸附力寡而死

劉公諱政字仲理蘇州人父以禮洪武中薦授沛縣教

諭公聰敏好學平生以忠義自許革除己卯中應天鄉

試第一不知會授某官壬午歲不食而死

彭公諱二北平都指揮己卯七月與張昞謝貴同死

盧公諱原質浙江甯海人洪武戊辰進士第二歷翰林

編修陞太常寺少卿

葉公諱惠仲浙江甯海人嘗以知縣充修史官為庚辰

會試考官後陞知府

牛公諱景先不知何所人革除閒嘗抗禦靖難師京師平逃

難出走而死

周公諱璿青州諸城人曾與抗禦靖難師壬午內難平

戮死不知為某官

謝公諱昇不知何所人曾犯靖難之師壬午歲伏誅父旺子

咬兒俱發金齒衛充軍

郭公諱任錄江丹徒人戶部侍郎一云定遠人

學海類編
卷之三
行言
盧公諱迥台州仙居人戶部侍郎

毛公諱泰吏部侍郎

黃公諱魁禮部侍郎

暴公諱昭刑部侍郎

董公諱庸監察御史

盧公諱振

已上一十五人事迹未詳

